

研讨实录

第 96 期

96

乔依德：特朗普冲击及其影响

葛剑雄：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一带一路”

冯绍雷：中美俄关系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
Shanghai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2201室 Address: Rm.2201, Office Building A, 868 Longhua East Road, Shanghai, China
邮编：200023 ZipCode: 200023
电话：86-21-62188752 Tel: 86-21-62188752
传真：86-21-62188714 Fax: 86-21-62188714
网址：www.sdrf.org.cn WebSite: www.sdrf.org.cn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编
二〇一七年三月

序 言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于 1993 年成立，以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事业为宗旨；以募集、运作资金，研究、交流、资助、奖励有关经济、社会、城市发展决策咨询项目为业务范围。

2005 年以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在业务开展方面进行了更多有益探索，推出了每月的“上海发展沙龙”主题活动，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合作，邀请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专家和实业界人士进行演讲，与听众进行交流。时至今日，沙龙已经活动了 90 多次，成为了基金会的一个品牌。

从 2007 年开始，基金会在每年的年中举办“世界和中国经济论坛”，重点分析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在每年的年末举办“中国经济论坛”，着重分析当年的经济形势，展望来年的经济走势。

2009 年和 2010 年，基金会又分别召开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国际研讨会，邀请了海内外著名学者、经济学家、投资者、金融和商界人士，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研讨。

基金会从 2009 年开始至今，与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合作，每年连续合办“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城市化”专题圆桌讨论会，针对城市化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基金会也将知名专家和基金会自身的部分研究成果编撰成书，“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丛书”已出版了《中国经济：未来三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目标、路径和政策》、《新型城市化：抉择和路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我们希望能够将有价值的见解与朋友们分享，因此把沙龙和研讨会的一些精彩内容陆续编辑成册，称为“研讨实录”，不定期的发行，旨在将这些活动的互动过程尽量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希望各位朋友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使基金会能够更上层楼！

是为序。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会会长

胡旭照

编者的话

本期《研讨实录》收录了最近三次学术活动的实录。分别是我本人的演讲“特朗普冲击及其影响”，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第124期沙龙——葛剑雄先生的演讲“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以及第125期沙龙——冯绍雷先生的演讲“中美俄关系”。

我认为，特朗普的政策对我们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关系方面，第一，他在对外关系上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第二，他比较针对穆斯林国家，包括移民，以后中东的政策会有一些变化。第三，他要求盟国承担更多义务，包括韩国、日本、欧洲。第四，要改善对俄国的关系。第五，将中国作为最大的威胁。另一个是经济方面，有几条是很清楚的。第一，减税。企业所得税从最高的39%降到15%做。第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第三，贸易保护主义。但这三项能做到什么程度不确定的。特朗普政策的影响分为对比性和冲击性两方面。中国的对外政策、策略需要做一些调整。对于中国在未来有很大机会的说法，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比较好。FDI对中国经济依然非常重要，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状态。我们应该“握紧拳头”，在外面的摊子不要太大，要适当收缩一些。还要准备各种预案。如果特朗普定义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我们就干脆让汇率浮动。或者由于打贸易战，我们的外汇储备跌的很厉害，那时也可以让汇率浮

动。

著名历史学家、国务院文史馆管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先生在“一带一路的历史背景”的演讲中，介绍了丝绸之路的历史背景：张骞通西域时携带了大量丝绸作为礼物，此后西域商人开始了丝绸贸易，中亚、波斯、罗马帝国对丝绸的强烈需求是维持丝绸之路的动力。但当时中国以“天下之中”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且社会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低，商业不受重视，历史上我国从未主动利用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路贸易获利，经商者主要是中亚、波斯、阿拉伯商人。海上丝绸之路也主要是由阿拉伯人开辟和掌控的。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加强当朝皇帝朱棣的政权合法性，对外界的影响很小，且造成国库空虚。他指出，今天“一带一路”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和重复，而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靠我们开拓创新。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国际学术委员会委员冯绍雷教授在“中美俄关系”的演讲中指出，在美俄关系上，全球问题（核不扩散、反恐）、地区问题（叙利亚战争、乌克兰危机）、双边问题（制裁问题、能源合作）可能是美俄关系最初调整的几个领域。在中俄关系上，一方面，中俄是相互需求的，另一方面，普京也说过中俄不能结盟，中国方面也没有结盟的意思，因为和平时期动辄结盟是有风险的，两个大国的结盟一定要谨慎，一旦形成一定会引起波动。他指出中美俄关系的两个要点：第一，

中国要侧重于搞建设，尽量压低战略对抗因素的干扰，应主张现代化的伙伴关系；第二，特朗普表示要把美俄关系调整到正常状态，这未必是坏事，相信中俄关系不会受到大的损害。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个非常好的机会，虽然向欧亚大陆内部的开放可能比 80、90 年代向西方的开放更难，但是中国要真的成为一个全球角色，必须有所担当，这一步恐怕是必须跨过去的。

更为详细的精彩内容，请大家阅读本期《研讨实录》。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目 录

乔依德：特朗普冲击及其影响.....	1
葛剑雄：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一带一路”.....	13
冯绍雷：中美俄关系.....	41

特朗普冲击及其影响

乔依德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7 年 1 月 10 日 上海淳大万丽酒店

傅蔚冈（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非常高兴能在今天和各位朋友见面，今天是 2017 年 1 月 10 号，也是我们“鸿儒论道”2017 年第一期（“鸿儒论道”是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的公益性论坛）。按照惯例，“鸿儒论道”每年在一月份的时候都会请多位专家一起展望新的一“鸿儒论道”2017 年第一期（“鸿儒论道”是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联合发起的公益性论坛）年。刚刚过去的 2016 年有一个词经常用到，叫“黑天鹅”，英国脱欧了，川普上台了。今天围绕去年的一些热点对 2017 年做一些展望。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专家，四位专家当中有两位在我们“鸿儒论道”已经讲过，一位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韦森教授，还有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秘书长乔依德先生。还有一位是来自中国社科院世经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先生，张明是国内目前研究国际经济、汇率等问题的年轻人中非常有代表性一位，而且他所在的世经所对汇率这块有自己独到的声音。还有上海遂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淘先生，他在投资各方面有非常独到的见解。

首先有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秘书长乔依德先生，他的演讲主题是“特朗普冲击及其影响”。乔老师昨天

晚上刚从美国回来，在美国参加了“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他会把在美国遇到的一些情况和大家讲讲。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非常感谢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邀请我来讲一些对特朗普的看法。在辞旧迎新的时候，一般都要说一点比较激励的话，但现在我的感觉不是太乐观，这是我总的看法。先说一点小八卦，据说7字作尾的年份都是有些问题，今年2017年，往前是2007年，那个时候金融危机正在酝酿；再往前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87年美国股灾跌得很厉害，当然这是八卦了。

刚才傅蔚冈博士讲了，我昨天晚上刚回来，去美国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非政府的“中美经济对话”，关起门来大家谈一天。另外是参加“美国经济年会”，主要是学术性的，当中有一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对全球经济的分析，这二个会议的讨论都绕不开特朗普。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包括标普首席经济学家请我吃饭，聊的也离不开特朗普。所以我今天就谈一下特朗普冲击及其影响。

我想从四个方面谈一下特朗普冲击及其影响：第一，他这次当选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他主要的政策是什么？第三，对我们什么影响？第四，我深层次的一些思考，有些不成熟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一、特朗普当选的原因

报纸上讲了很多原因，我稍微梳理了一下，有这样几条：

第一，金融危机使精英阶层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受到严重损害。包括去年英国脱欧，可以简单定义为反建制（anti-

establishment) 的一种思潮，一个运动。一般普通百姓认为，金融危机是精英搞出来的，危机到现在九年、十年了，经济也没有很大的起色，而他们受到非常大的损害。

第二，全球化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全球化的利益分享是不对称、不平等的。一是贫富差距很大，这里举美国的数字，1993 年到 2015 年 1% 最高收入的人占了全部收入的 52%，这段时间中 1% 的人收入增长 95%，而其他 99% 的人收入增长只有 15%。二是全球化的受益在每个国家的分配是非对称的，有隐性和显性的作用。我们商品输送到美国去，使得美国商品比较便宜，每个人都得到好处，但这是隐性的，每年省几百或上千美元，不太能感觉到。显性的是什么呢？中国的低端劳动力密集型商品，美国不能生产，造成工厂外迁或倒闭，失业是显性的，很容易感觉出来。另外，个体和集体，往往集体得好处感受不强烈，个人受到损害是切肤之痛，这点很重要，这也是一种利益分配不均匀。

还有，文化和心理上的冲击，这点大家也要注意。这次特朗普能上台，得到中西部很多白人的支持，他们在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受到冲击。我举个例子，曹德旺讲话包含很多信息。他讲到美国蓝领工人工资是中国蓝领工人的八倍，而白领工资是中国的两倍，从这里面就可以知道，美国很多蓝领工人并不愿意做一般流水线的工作。如果你在美国生活过，你会知道，最苦最累的活美国白人不做的，比如打扫等工作都是移民、非法移民做的。白人抱着这样一种优越感，现在受到冲击，但他也比较失落。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

技术进步也有一些负面作用。技术进步使整体受益，但

并不是每个人都受益。根据很多数字，美国失业将近 80% 的原因是技术进步，并不是由于对外贸易，但很多人并不接受这一点。还有很重要的一条，互联网技术具有收敛性，形成自然垄断，赢者通吃。Facebook 上市的时候，市值与通用汽车相同，雇员是多少呢？只有几千人。通用公司在全球雇用 25 万人。你就知道收益的分布肯定是不均匀对。

“厌女症”阴魂不散，许多白人不能接受女性作为一个总统。有个数字，52% 的白人不喜欢希拉里。相比之下，白人更能接受奥巴马一点，他们不喜欢奥巴马的比例，一次大选比希拉里低 20 个百分点，另一次低 32 个百分点。

二、特朗普的主要政策

特朗普的政策涉及面很广，我主要讲对我们影响会比较大的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外关系方面，现在看的很清楚。

第一，他在对外关系上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

第二，他比较针对穆斯林国家，包括移民，以后中东的政策会有一些变化。

第三，他要求盟国承担更多义务，包括韩国、日本、欧洲。

第四，要改善对俄国的关系。

第五，将中国作为最大的威胁。他错误地把美国就业问题都归咎于中国，但是他又非常相信这一点，他用了对中国最反感的纳瓦罗作贸易委员会的主席，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等会我会讲到，对我们影响会很大。

另一个是经济方面，尽管有些方面还不是很明确，但有几条是很清楚的。

第一，减税。企业所得税从最高的 39% 降到 15%，我觉得他会做。

第二，扩大基础设施投资。

第三，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项能做到什么程度不确定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东西都要通过国会批准，特别是减税。减税以后，政府的开支怎么样？一方面减税，收入减少，一方面又要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会造成政府赤字增加，国会能不能同意？贸易保护主义是最容易做的，因为总统有权限，如果他认为国家利益受到威胁，可以不经国会就对特定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尽管他威胁要对中国征 45% 的关税，但这个难度比较大，而征 15% 用不着通过国会。

三、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我把特朗普政策的影响分为对比性和冲击性两方面。

第一个影响我叫对比性。因为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它做了以后如果有效果，会对我们产生一定的对比性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减税。特朗普说要减税，曹德旺对中美税负作了比较，国内最近对此讨论很多。不是因为特朗普讲了，国内才提出减税的，我们国内很多学者一直在讲这个事情。这个可能对我们政府方面有更大的压力，也很难说这一定是坏事。特朗普对国会议员要限定任期，只能做两次。另外，他提出来，每出台一个规章要撤销两个原来的两个。这些与中国的税制改革、人大代表制度和立法程序形成对比，我称之为对比性影响。

另外一个冲击性影响，就是说他做了一个事情，马上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政策。

第一，全球战略格局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过去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是美国拉中国对付苏联，美国获得很大的成功。那时候中美能走在一起的基础是什么？是有战略上的需求，当时我们跟前苏联关系很不好，那时毛泽东主席做了一个正确的决策，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以后实行对外开放，中国才走出这样一条道路。前苏联崩溃以后，这个战略的基础其实已经动摇了，但由于中美经济上相互来往，中美还能维持平衡。现在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他认为经济上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威胁。反过来他认为俄罗斯在经济上没有威胁。这不仅仅是他个人意图，美国有些学者早就鼓吹美国联俄抗中。这是很大的变化。我不是说这件事一定能做成，特别是对俄罗斯，美国共和党有很多反对意见。

台湾也是很大的问题。今天微信上讲，当然我没有证实微信讲的对不对，微信上讲美国共和党前总统参选人共和党排名第二的参议员克鲁兹跟蔡英文见了面，有十几辆车为蔡英文开道，这是 40 年来没有的，这是对中美关系底线非常大的挑战。为什么我说不乐观？这个事情如果闹起来，是很糟糕的。说到这里，我也觉得国内一厢情愿的想法太多，前不久报纸上有些学者说特朗普当选对我们是机会大于挑战，希拉里当选对我们挑战大于机遇。这次我碰到一个美国朋友问我，你们中国人是不是不喜欢希拉里，所以比较支持特朗普？我说也没有。确实国内有些人，很简单地认为特朗普反对 TPP，这对中国就是机会来了。其实不是，我前面讲了，他只不过不以意识形态为导向。他对北约、韩国、日本说了不少负面的话，最后结果会怎么样？他们肯定会多出钱，最后大家妥协一下，美国不会全部撤出来的。我觉得他的全球战略，虽然不一定能达到目的，但这个动向恐怕我们还要

留意的。

第二，对国际经济秩序的颠覆。我刚才讲了，他对贸易看法是很错误的。如果对中国商品征税，美国也没法生产这些产品，所以贸易逆差可能会分到其他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等。我交谈过的所有美国经济学家，没有人认为制造业可以大量回到美国，部分是可以的。曹德旺讲的很对，但你要琢磨其内涵，对这样一个生产浮法玻璃的企业，到美国开厂完全对。他很大的市场在美国，要用大量的天然气，美国的天然气是中国价格的 1/5，能源成本是整个生产成本的 40%，当然应该去，可以去。但是美国的人工还是很贵的，不是说回去就能回去，这个是做不到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社会问题不同于自然问题，自然的问题在实验室同样条件下可以再来一次；社会的问题无法在同样的情况下重复，工厂出去了就很难再回来了。如果他真的跟中国打贸易战，他也讲过可以离开 WTO。我这里还是强调一点，他竞选时说的很多话不见得能做到。第一，他是说说的。第二，美国国会也不会让他做。但是我们一定不能低估。

第三，贸易保守主义。国内持乐观态度的人比较多，以为打贸易战大家都没好处，所以他不会做。我觉得这种思维要不得，他如果就这么干，你怎么办？我觉得中国要做好针对贸易战的准备。我与美国人讨论的时候，也跟他们讲，如果美国挑起贸易战，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回击，不回击共产党就要失去执政基础，肯定要做的。到时候没有人得到好处，这个大家看的很清楚，双方都要损失，最好不要打贸易战，这是最好。但被逼到墙角，那也是没办法，肯定要打的。

第四，经济方面，美联储加息会很快，对人民币汇率影

响会很大，这个报纸分析很多。

另外作为一个非建制派的领导人，特朗普的很多决策行为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不能按照惯性思维简单下定论。我们以前分析国际问题受的教育都是所谓基础设施决定上层建设，都是讲大的问题。第一把手对一个单位影响大不大？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我们常常对领导人个人的情况分析不够，其实这是很重要的。特朗普个人的情况，他的行为举止、他的信仰、他做事的方法是有很大影响的。我们以以往的思维是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总统开始上台时强硬，后来总归会软下来的。千万不要有这种思维，这是特朗普，他不是体制里面的人。

四、我的思考

第一，我想用这个词“这一届人类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觉得人类还在幼年期。以前人们以为有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会再有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我们吸取了吗？没有，现在打打杀杀呼声很高。那些高喊口号的人，应去看战争会造成多大的损害。20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周年，出了很多书，你们去看一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希特勒处心积虑要打，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各国并不是要打。

现在大家都说白人中产阶级造反，因为被全球化忽视了。其实被全球化忽视的最大群体是那些不发达国家、中东国家。白人还有选票，那些人怎么办，就搞恐怖主义。我不是为恐怖主义辩护，大家不要误解。当然对恐怖主义要打击，要标本兼治。让他们有活路，让他们的经济搞上去，这个方面没人谈。全球化到底怎么样？2015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获得者迪顿在演讲中说，其实全球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减少的，为什么？因为中国和印度起来了。一个国家内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对全球来说是减少的。为什么？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会减少收入的差距，它有内在的经济学逻辑，我就不展开了。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国内对外政策、策略需要做一些调整。前两天余永定老师在北京有个讲话，我是很赞成的。不要认为现在存在的都是理所当然的，你一定要想清楚这一点。我记得一两年前出差到美国看报纸，看到一个比较触目惊心的说法，它说中国的商品是“Made in China”，但是“China made in USA”，是美国让你成功的，美国也可以让你不成功。因为中国经济能好起来是美国对你开放市场了，这个话听上去很刺耳，但有没有道理，大家可以琢磨。国外朋友说中国不用着急，即使 5%，你的增长还是别人的两倍，这点我觉得要考虑。中国要想清楚，中国在全球的定位到底应怎样。最近在国外开会时有人说，美国现在不搞全球化了，中国应该起来要拉大旗，我往往不吭声，比较纠结，对于中国在未来有很大机会的说法，我想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最近大家也注意了，统计数字表明今年 FDI 增长低于往年，什么原因？国外经济不好。我们内部有没有原因？也有，总觉得我们的经济现在好起来了，肥水不流外人田。但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状态，几个星期以前，我们配合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开了一个关于进一步促进外商投资便利化的会，美商会、欧商会、日本商会都来，提出很多意见，大部分意见都很中肯，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大改进的余地。

具体、形象地说，应该“握紧拳头”，在外面的摊子不要太大，要适当收缩一些。最近出台新的文件，购汇额度还是5万美元，但申报内容必须更详细，确实有些不方便。但我在美国开会的时候说，你们美国人都说你们也不知道特朗普会做什么，如果我是中国领导人，我当然不希望钱出去，至少要看三到六个月，等他上台以后看看会怎么样，这是很现实的。现在资本账户开放稍微有点后退，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就能理解。我们确实不知道，特朗普会不会跟我们打“台湾牌”？这个事情是很大的一件事。我们要集中做好国内的事情，准备各种预案。如果特朗普定义中国为货币操纵国，我们就干脆让汇率浮动。或者由于打贸易战，我们的外汇储备跌的很厉害，你就别管了，就让汇率浮动吧，我觉得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讲这些。

傅蔚冈：谢谢，刚才乔老师讲了关于川普上台的政策。很有意思，对于川普这个名字，一方面叫川普，一方面要特朗普。官方统一叫特朗普，但是川普在中国的注册商标就叫川普。去年年底到现在最流行两句话，一个是人无贬基，一个是中或最赢，我们一片生机勃勃。但是按乔老师的看法，没那么简单，由于时间关系，可以有一个问题让大家提问。

提问：乔老师，我是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今天早上有关于马云和特朗普会面的新闻，您对这个怎么看？马云要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帮助美国中小企业将其产品销往中国？

乔依德：这个很好，我非常支持。当然网上也有很多评论，批评他的也不少，说为什么你不在中国做？我认为，我们要准备最坏的，也要争取最好的。争取最好的有各种办

法，有一些学者讲的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因为跟我们交谈的都不是特朗普团队里的人。现在在国外碰到的学者，我可以说 95% 都是反对特朗普的。马云能这样去跟特朗普谈，我觉得是一件好事情。且不说中美关系，帮美国中小企业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帮助一百万人就业能不能做到？我的回答是但说无妨。孙正义不也讲投资 500 亿美元，创造 5 万个就业岗位？特朗普的关键是要解决就业，他政策的核心就是就业。马云看准这一点，我帮你解决一百万人就业，特朗普当然很高兴，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向选民表明，你们选了我，选得很对。到最后，天知道是五万还是五百万，谁来查？

由此可见，我们对外投资要紧扣对方的要求，才能事半功倍。前几个月我应邀去泰国演讲，了解了中泰高铁的一些情况。最近我看到有报道，泰国的运输部长说，中国的做法我们不喜欢、不习惯，中国的做法是签个大单，大概多少亿，然后一笔一笔跟你谈。日本不是这样，一件一件跟你谈，不空谈大的数字。运输部长公开讲，他们喜欢日本的做事方法，不喜欢中国的做事方法。所以我们要改进，要考虑对方的想法。

2013 年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到今天你看报纸上还在宣传意义，三年了，不要再讲这些东西，要具体去做了，要解决具体问题。另外是关于 G20，G20 峰会我们去年是大力宣传的，但 2017 年的 G20 口号是什么，在座知不知道，我敢讲没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任何报道。2016 年 11 月 30 号我受邀请去柏林参加德国财政部组织的关于改革国际金融框架的一个研讨会，当天晚上举行了 2017 年 G20 峰会的启动仪式，中国大使、德国财长、央行行长讲话。完了以后节目表演什么？一个乐队伴奏，中国小孩子念

《三字经》。德国财长对全球化讲了很多，但回国后我看报纸，不管什么报纸，一条消息都没看到，这是不对的。G20是很重要的平台，2016年我们是主办国，就拼命宣传，明年别人办了，我们却没有一个字报道，一个大国不能这样。今年我们主办金砖国家峰会，这是我们重大的外交事件，但金砖国家的影响有G20大吗？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G20的议程是今年的主办国、去年的主办国、明年的主办国三家协商的，我们也是今年G20三驾马车之一，我们国内现在对G20峰会不作任何报道，难以理解。

我们有了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但对亚行、世界银行还要继续支持，让他们完成你要完成的东西不是更好吗？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关于国际清算银行的，里面讲了一些事情使我很受启发。美国搞马歇尔计划的时候，美国要在伦敦建立一个办公室，对每个项目作评估。当时欧共体最原始的形式是煤钢共同体，想从马歇尔计划获得美元贷款。美国比较犹豫，因为不知道煤钢共同体能否存在很长时间，若垮台了，贷款就打了水漂。结果是国际清算银行出来担保。后来大家说马歇尔计划怎么成功，实际做的时候，美国是非常小心的，也借助了其他机构的力量，没有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我们在对外投资、在落实“一带一路”战略时不也应该这样吗？

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一带一路”

葛剑雄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发展沙龙第 124 期 2017 年 1 月 16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请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沙龙的演讲开始了。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复旦大学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给我们做演讲。葛先生担任了很多职务，大家也比较熟悉。最近他担任国务院文史馆馆员，也是上海文史馆馆员，是全国政协常委。其实很多年以前我就认识他了，不过后来没有交集。前两个月在开会的时候碰到他，当时他在成都做了一个非常精采的演讲。成都是一个移民地区，东北也是一个移民地区，为什么到现在差异那么大？他讲的非常好，底下坐着的四川人都很佩服。我就跟他说，什么时候也请你来讲一讲。他说可以。两三个月以前，我看到报纸上有一个新闻，说青浦县开发青龙港的遗迹，可能对上海历史有很大的意义。报纸上又讲，青龙港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系，或者是起点。我不是学历史的，但是我对这种说法有一点怀疑。我就写了一个邮件给他，说你可不可以从青龙港的遗迹开始，讲讲一带一路，他同意了。我也不知道他的结论是怎样的，青龙港到底和一带一路有没有关系？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葛剑雄先生。

葛剑雄：各位好。乔依德先生请我来，就是看见青龙港的报道，说你讲讲。我们发现青龙港遗址以来有不少报道，我还不大放心，前天专门把最近公布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它回避了一个问题，青龙港果然是外贸的一个港口，但是谁来贸易？是外国人。到现在没有一条证据证明，有中国人从青龙港去外国做贸易。我们现在不断公布一些考古发现，比如最有名的南海一号，一艘船里有这么多的瓷器，给人一种错觉，好像当时中国人扬帆远航。根据我所知道的，这艘船的船东是外国人，这个船里的大量瓷器都是很一般的。因为当时阿拉伯人到中国来，发现中国的瓷器很便宜。这个船是木船，为了防止海上颠覆，船下面是用水压舱的。到了中国以后，他不用水了，在市场上把廉价的瓷器拿来，码在下面压舱，到那里又可以卖钱。所以那个瓷器都是很一般的，动不动就几万件，甚至十几万件。但是在南海一号，也发现了比较精美一点的瓷器，这个瓷器恰恰是伊斯兰风格的，可能是船东自己用的。我曾经问那些人，你们为什么不公布船东是谁呢？一般都不说，好多沉船现在打捞起来，都说它是在中国什么地方造的。那么是谁定做的？船东是谁？这些新闻媒体都不说的。

正因为这样，国家说“一带一路”以后，我就发现从高层领导到一般民众，包括绝大部分专家学者，要么是不懂，要么就是故意不说。好像历史上是我们开创的丝绸之路，好象丝绸之路对中国历史有多大的影响，因此今天我们也要搞丝绸之路或者新丝绸之路了。据我所知，原来三个部委要发表的那个白皮书（行动计划路线图）上面原来有一句话“我们中国古代人民开创了丝绸之路”。后面总算在公布的时候改了，改成各族人民共同开发了丝绸之路。这已经比较接近

事实了。但是如果叫我今天讲，我坦率地告诉大家，丝绸之路不是中国主动开发的。长期以来，利用丝绸之路获得利益的主要是外国人、外族人。关于青龙港，到目前为止没有公布太多和海上丝绸之路有什么直接联系的证据，更加不会增加上海人、古代上海人的光彩。我还是从青龙港讲到丝绸之路，讲到“一带一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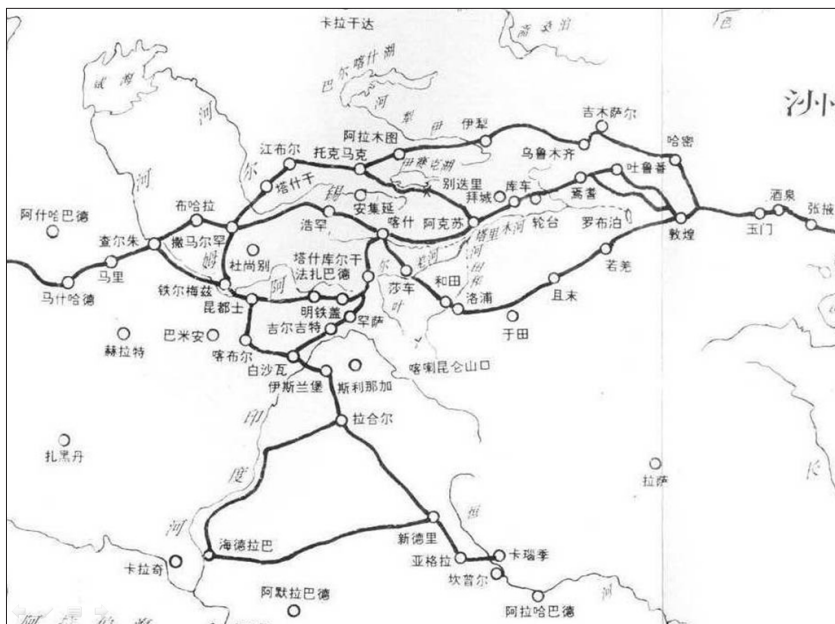


图 1：丝绸之路

今天我们讲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就是指历史上从中国的中原通向中亚细亚的一条道路系统。为什么叫道路系统？因为它不是一条路，它从内地过去，基本都走河西走廊，到了今天的甘肃敦煌，古代这里有两个有名的关，一个是玉门关（不是今天的玉门，那是因为有了油矿而起的名字），那个关的故址是今天敦煌的西北方位。还有一个是阳关，出了

这个关以后，实际上分了几条道，南线、北线、中线、最后都汇集起来，到达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然后再往西，通到西亚、北非、欧洲。另外还有个支线，从喀什和撒马尔罕，翻过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通到南亚，就到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然后到斯里兰卡，标准的丝绸之路就是指这个路。

问题是这个“丝绸之路”的名字，中国人自己根本是没有的。二十四史也好，随便什么古籍，里面都没有丝绸之路这个名词。直到1877年，太平天国以后的清朝，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国来考察，考察了三年多的时间，他回去以后在他的著作里第一次提出来的。在古代，公元前二世纪，存在一条由中国的洛阳城到中亚撒马尔罕的商道，李希霍芬认为这条商道上主要的货物是丝绸，所以把它命名为“丝绸之路”。而且这个名称提出来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在专家学者中应用，一般非专业人士是不知道的。我们小时候学历史，只讲张骞通西域，从来没有讲丝绸之路，更不要说以前的人哪有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我自己了解了一下，这个概念的扩大要归功于日本人。上世纪60年代以后，一批日本的学者、探险家、摄影家对丝绸之路感兴趣，特别是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以后他们发表了不少学术研究，还有历史小说，名字就叫丝路、敦煌。上世纪我们在搞文革的时候，日本人NHK电视台就利用当时的技术拍了长篇纪录片。我到敦煌去，他们告诉我，80年代初到敦煌的游客，日本人比中国人还多。这样，世界上知道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后来日本人当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总干事，联合国就非常重视丝绸之路和敦煌，曾经组织过各国的考古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走了两次。一次是走

草原丝绸之路，从中国出发，一直到欧洲。还有一次是走海上丝绸之路，从泉州出发，文莱苏丹提供了他的游艇，从泉州一直开到波斯湾。这样才越来越明晰的。前几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丝绸之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他们主要是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肯定它，扩大它。我们国内当时主要希望通过特色旅游和文化遗产的角度宣扬它。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尼时，先后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被合称为“一带一路”。前年，我们在两会上正式把“一带一路”列入十三五规划，放在首位。

但是问题呢，我们很多人脑子里的根本就是想象出来的丝绸之路，而不是历史上真正的丝绸之路。李希霍芬为什么提出公元前二世纪这个时间点呢？他是根据中国的古籍，张骞通西域。但是我们要知道，张骞通西域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经济和文化交流，他是执行汉武帝交给他的政治使命。汉武帝当时为了彻底打败匈奴，他知道在这之前有两个部族，一个叫月氏，一个叫乌孙，原来都在祁连山这一带。后来在匈奴的压迫下，乌孙人迁到了伊犁河流域，就是今天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这一带；月氏迁到了阿富汗、妫水流域，在阿富汗和伊朗交界一带，那里本来没有首领，月氏人做了当地的国王。汉武帝的目的是想派人过去，吸引他们回到祁连山来，然后两路夹攻匈奴，所以派张骞去通西域。

第一次张骞出使花了13年的时间。因为被匈奴扣了10年，他到那里呆了一年，路上回来时又被匈奴扣了一年。实际上他在那里真正活动的时间只有一年。他没有办法说服月氏人回来，月氏人在那里待的好好的，比原来地方更大，更富裕，还回来干什么？第二次，张骞浩浩荡荡带了大量的

钱和丝绸，又去劝乌孙回来，乌孙也没有回来。所以从政治上、军事上，张骞没有完成这个使命。但为什么得到汉武帝重视呢，因为他是第一次真正到了那里，并且带回来了那里大量的信息。中国古代的皇帝，包括汉武帝在内，都认为自己的地方处于天下之中心，天朝什么都有，而且认为其他地方都是蛮夷，不值得去统治。所以习主席有一次在国外讲，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没有侵略扩张的基因。外国人有些不满意，这是什么话，基因有什么不同？这个话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天下都是我的，我扩张干什么？你们因为是蛮夷，还不配我统治，当然就没有扩张基因了。我如果到你那里，是瞧得起你，看得起你，你给我我还不不要呢。所以是这种观念。

汉武帝听张骞回来一讲，这些地方不是蛮夷，好的很啊。张骞跟他讲，那里有天马，这个马跑的飞快，出的汗像血一样，被称为汗血宝马。汉武帝的第一反应就是，通知他们大王，把天马给我献过来。大王不肯，汉武帝就派军队打。我们现在这个历史都不讲，什么都是和平的，都是和平中国会那么大吗？很简单的事情嘛。他就派人去攻打，而且他认为天朝打它是必胜的，所以专门把这个机会给了自己的宠妃李夫人的兄弟，叫他做统帅，因为这样立功回来，可以给他封侯。谁知道人家是保卫家乡，把汉朝十几万军队打败了，后来几次增加兵力，才把它打下来，这样天马才进来的。另外张骞跟他讲，西域这个地方盛产葡萄。中国本来没有葡萄的，最吸引汉武帝的是这个葡萄可以酿酒。那时富人都比谁家里藏的酒多，酒就是财富。中国皇帝很可怜，你以为它有美酒啊？中国到元朝以前，没有蒸馏酒，都是粮食酒。所以听到有那么好的酒，皇帝也欢喜啊。总而言之，

张骞通西域的最大的功劳，是吸引汉武帝注意到了原来以为的蛮荒之地，最终导致公元前 60 年，汉朝在今天新疆和中亚设立西域都护府。要不是张骞通西域，今天占我们国土六分之一的土地，也许就不归中国了，也许还要推迟很多年。历史上对张骞的评价，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讲的。

为什么李希霍芬把它作为丝绸之路的开始呢？看史书的这句话，“赉（lài，赐予，赠送）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张骞第二次通西域，因为已经打败了匈奴，河西走廊打通了，所以他带上金币，还有大量的丝绸。为什么带丝绸呢？这就跟张骞第一次通西域的经验有关。张骞走了那么多地方，发现西域是没有丝绸的，所以他挑选的礼品就是丝绸。从第一次经历他也知道，经得起长途运输、能够长期储存的只有丝绸这样本身价值高但分量轻的物品，这样的礼品最好，所以他带的都是丝绸。而且第二次出使的时候，他知道西域很大，一个人走不过来，所以配了好几位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其范围到了今天的伊朗，中亚什么斯坦也包括在内，北印度、阿富汗这一块都去了。

但是这个有没有给中国带来财富呢？并没有。因为张骞的丝绸带到西域以后，精明的商人就开始做丝绸贸易了。最后他们把丝绸贩运到罗马。大家知道，罗马一度拥有辽阔的国土，商业经济发达，但罗马本来没有丝绸，所以成为了中国丝绸的主要市场，在罗马丝绸最贵的时候比黄金还贵。有了强劲的需求，在高利润下面，驱使了一批商人，不顾生命危险，跋涉在丝绸之路上。既然这样，中国人自己为什么不这个买卖呢？首先，中国有一个观念，自己是天下之中，自给自足，对外界没有需求，缺少对外界的兴趣和动力。从中国历史上看，到现在找不到为了探险，为了了解外界，为

了获得财富，到外面去的。有人好奇，乘外国船出去，这是极个别的。明朝的大旅行家徐霞客，连西藏都没有去过。天下最好的都在我这里了，对吧？

因为这样，中国历来是没有正常外贸的。所以我们想，青龙港为什么自己不做外贸呢？除了元朝有例外以外，元朝是蒙古人统治，和中原人的观念不同。原因是，第一，天朝无所不有。我们都有了，还要买外国东西干什么？第二，天下都是我的。如果这个东西好，叫他贡来啊，我收他也是给他面子。所以中国历来只接受朝贡，根本没什么外贸观念。那么既然是朝贡，人家为什么心甘情愿来给你磕头，还要把东西送上来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天朝，人家是小邦；我们是华夏，他们是蛮夷；我们有钱，他们穷；我们文明，他们野蛮。只要他把我们需要的东西贡上来，那么不能让人家经济上吃亏。所以我们贯彻的方针叫“薄来厚往”，它来的薄，我们给的厚，显示我们强势、富裕、文明。

这样一来，有些小国的朝贡积极性很高，比如日本。现在有些人误解，说日本曾经归属中国。日本从来都没有归过中国，中国不承认它，中国一直把它当外国，当蛮夷。日本很讲究经济利益，所以经常出现这个情况，明朝清朝的时候，日本要求朝贡，我们不接受。日本要求一年来一次，我们最多要他三年来一次。他要来 100 个，我们限制，日本拼命增加。有一次两批人到了宁波，都说自己代表日本，结果他们自己打起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只要称为朝贡，那么按当时的制度，他一上岸，宁波也好，福州也好，吃喝全包，有宾馆住，一直到你走。第二，他把那些贡品（不叫贸易，叫贡品）给你磕头交上来，我们要赏赐给他，叫回赐，回赐的无论是钱，还是物，都好几倍于这些东西的市价。临

走的时候，整船的商品统统免税。有一次人家跟朱元璋讲，日本人打着朝贡旗号，买了很多东西带回去，要征点税的。结果被朱元璋痛骂，天朝还计较这些吗？不要。所以从经济上，我们这个朝贡是完全吃亏的。但为了维持天朝的体面，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上面讲他要来朝贡，地方往往请求不要他来，他来地方上受不了。

这个后来有没有改变呢？没有改变。一直到 200 年前，乾隆皇帝给当时英国特使马嘎尔尼下了一道谕，也是这么讲的。这个故事讲了很长，今天没有时间讲，简单概括就是英使开始要来，不让他来，还要他跪下来磕头。搞了半天，最后上面这么讲的：你这个国王啊，虽然离我很远，但对我忠诚，不远万里派人恭恭敬敬送上你的表章。这个表章原来是英国国王给乾隆皇帝的信，原文是英文，已经翻译成拉丁文。结果下面一看，这怎么可以呢？里面原来是这样写的：奉上帝之命，统治英伦三岛的国王，向中国皇帝致以兄弟般的敬意。谁跟你兄弟？皇上怎么能叫兄弟呢？那怎么办呢？又不好退回去，翻译成中文后，就变成管理英伦三岛首领，恭请大清皇帝圣安。乾隆皇帝一看，词义恳切，足以见你们恭顺至诚，我深为嘉许。至于国王的信中，恳请派一个你们国家的人住在天朝，管理你们的买卖，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如果你们仰慕我们天朝，要派人学习我们的礼仪制度，我们天朝自有天朝的理法和你们各国不同，你们国家有你们的风俗制度，你留下的人就是学会了也没有用啊。实际上背后的意思是，你们配吗？下面这些话更妙：我们天朝拥有四海，我皇帝想的就是励精图治、办好政务，对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从来不稀罕。这次你们专门给我贡了那么多东西，姑且考虑到你们诚心诚意，不远万里贡献上来，

我特地关照有关部门收下来了。其实我们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人家都是翻山越岭、渡海跨江送过来，但是我皇上从来不喜欢这些东西，以后不要你们再办这些东西了。（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赉表章，……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无贵重。尔国王此次赉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你看 200 多年前，人家的目的是想来促进贸易，英国的确准备了一些礼品，就是想让你看到，他们经过工业革命已经能够生产那么好的东西，诸如望远镜、显微镜啊。其中，他认为最吸引眼球的是一艘军舰模型，上面装了 108 门大炮。结果乾隆皇帝看都不看，这些东西不稀罕，我们天朝都有。等到以后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果然在库房里发现了这批礼品，有的连包装都没有打开过，上面积了厚厚的灰。所以你想，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怎么可能重视丝绸贸易呢？不可能的事啊。

不仅这样，中国还有一个特点：中国商人历来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商业不受重视。中国为什么把做买卖的人叫商人啊？商人就是商朝留下来的人，因为商朝灭亡以后，有一批

贵族官员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后来周武王死了以后，周朝有些贵族图谋不轨，周朝人认为这批留下来的人是危险分子、顽固分子，放在那里和敌对势力结合起来怎么办？就把他们统统迁到河南洛阳，因为洛阳是周朝在东方新建的一个基地。商人到那里，对他们加强监管，等于管制分子、四类分子差不多了。但商人到了那里以后，这批人头脑灵活，管理能力强，他们发现洛阳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交通便利，四面八方都有道路。他们要维持生计，怎么办？干脆把洛阳的货物倒到各地，到各地再把货倒过来，他们就把这个作为职业，并且富裕了，所以这批人称为商人。他们做的事叫商业，一直叫到现在。但是他们出身低微，一开始就受到监控，一直是这样。到秦始皇的时候，规定全国人都要登记户口，但要登记在不同的户籍里，商人要登在商籍，这个成分不能改变，儿子孙子都是商人。如果因为征兵或者服劳役，正常的居民不够了，首先征犯人，犯人不够就轮到商人了。汉高祖刘邦规定商人不能穿丝绸服装，尽管你穿的起，但是不配。但实际上只要官府不追究，商人也穿。另一方面，商人出门不能用高头大马，用小马、瘦马是可以的。等于你可以买私家车，但必须是小排量的，差不多就是这么限制的。

一直到近代，士农工商，商排最低。一个人讲到家风好，第一等的是诗礼传家，再差一点耕读传家。没有哪一个人说我祖上是商人，那就完了，这个地位低。前几年说中国有儒商，一个社会追求的事情恰恰是很稀有的，没有什么儒商，如果真的儒好，为什么不做官呢？儒的地位高得多啊。所谓儒商，往往是因为商人地位低，等他有了钱，想要提高社会地位，怎么办呢？要“儒”一下。比如当时很多徽商都是做盐的买卖，在扬州找几个艺术家，郑板桥什么的，

帮助他开个展，所以形成了扬州八怪。扬州八怪多数都是扬州人，谁资助他们在扬州搞艺术的？是盐商，商人。这些商人自己叫人家写一首诗，出一本著作，转身一变成了儒商。中国没有真正的儒商。商变儒是有的，往往就是金盆洗手。顺便讲，中国为什么到后面白银越来越贵了？商人挣的钱，银子不是用来再投资的，一个是买官、享受，还有一个是储存起来。山西人藏在地窖里面，这个白银就退出流通了。再加上中国银矿有限，开发的早，到后来越来越少。所以整个商业不受重视，商人地位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有些人讲什么徽商、晋商，徽商晋商真正成功的，那就是官商结合，就是靠这个，利用官方的政策捞到第一桶金，根本不是什么儒商不儒商。但是华人圈里盛行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有人还是这样。我到菲律宾去，菲律宾华人首富陈永裁就是这样。他送我一本书，一看是什么《道德经研究》。我说，这个了不得。他笑了，说这是王先生写的，他从厦门聘个教授在那里帮他写书，然后封面上是陈永裁著，这不就成为儒商了吗？

我们谈丝绸之路，为什么讲中国的商人呢，中国的商人社会地位这么低，对吧？他只能在官方允许的范围里挣点钱。还有一点，中国历来对陆上边疆严格控制。清朝学了外国人才知道要有护照，以前从来没有这个概念，你要出国干什么呢？人家跟李鸿章讲，你们中国人在外面怎么怎么样。李鸿章说，这些不是中国人，出去的我们不管，这些人都是天朝的叛逆，是不忠不孝之人，不承认。老百姓没有办法合理合法地出去，不要说出境，连边境都不让随便去的。比如河西走廊现在出土了汉简，汉朝留下来的文书，有些简上写的明明白白：某某人男，几岁，身高几尺几寸，黑色皮肤，有的是黄黑皮肤，有的是多须，老婆叫什么名字，还有记录

小孩，这是干什么？一张符，凭这张符才能通行，没有这张符不行，关口就拦住了，没有办法出去的。海上也是这样，比如明朝的海禁，清朝的迁海（大规模强制迁徙濒海居民）。只有在很少的时间里，民间的海外贸易才是合法的。明朝后期有一段时间合法，多数是非法的。那么有没有海上贸易？有，那都是走私。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姓赵的编了一本书，里面讲到泉州那些地方有 80 多个国家来贸易，这都是外面来的。中国有没有人到外面去的？没有。有的也最多是走私商人，是偶然的。



图 2：莫高窟第 45 窟——胡商遇盗图

所以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利用过丝绸之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的贸易中获得好处。在丝绸之路经商的，主要是中亚的，波斯的，以后是阿拉伯的商人。讲个笑话，你到敦煌去，会看到一幅“胡商遇盗图”，商人碰到强盗了，商人都是胡人，强盗都是汉人，基本是这样的，没有汉族跑到外面去的，都是外面来的。我们现在凭想象，丝绸之路各族人民怎么样，各族里是基本不包含汉族的。张骞通西域找的向导就是匈奴人。这是陆路的丝绸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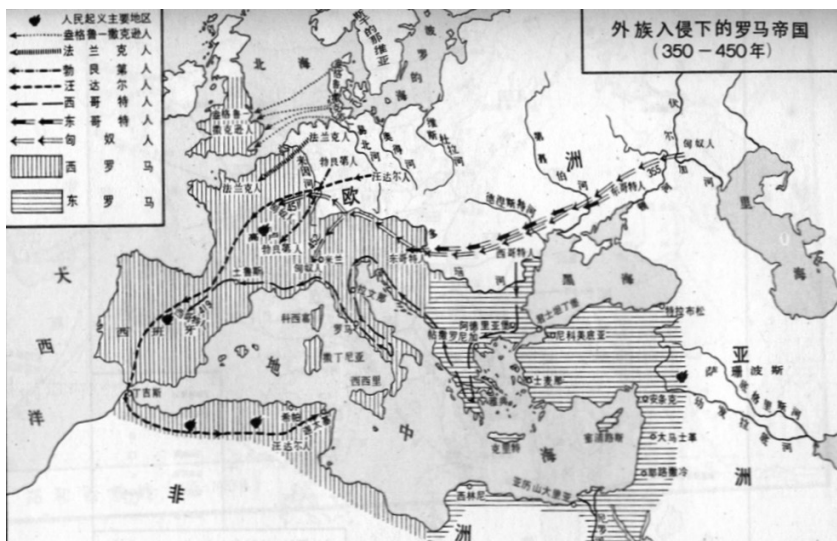


图 3：古代的地中海

那么海上呢？我这里首先要讲一讲，我们现在的海洋观念其实是套用西方的：海洋代表了文明，代表了希望，代表了财富，沿海人怎么怎么开放，海洋带来什么好处。其实这些观念都是西方人的。西方人的这些观念产生于哪里呢？产生在地中海边上。可惜世界上只有一个地中海，地中海有的特点其他海基本都没有。第一，地中海是基本封闭的内海。它只有西面的直布罗陀海峡，东面的博斯普卢斯海峡、达达尼尔海峡。特别是东面那个海峡，你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对岸就看得见，比外滩稍微宽一点，一边亚洲，一边欧洲。最早开始人类的船，既没有动力，也没有导航设备，在这样一个基本封闭的内海，当然比较安全。如果从青龙港出去，不小心就漂到美洲去了，问题是漂过去但漂不回来啊。古代不能自主航运，古代的航运一般要利用季风和洋流。很多人以为，台湾就在那里，离大陆不远。但在中国古代，台

湾海峡很难过，如果从福建上船的话，比较容易的是先到冲绳，然后到日本，但这个也要看风向。鉴真和尚最后才成功到达日本。中间有一次，他从扬州登船，到海上碰到风浪，以为完了，过了好多天，他发现风平浪静了，船搁在那里？吹到海南岛到了。古代就是这样的情况。你想，在太平洋、大西洋、其他地方都不行，但地中海里面就比较适合航行，因为它是基本封闭的内海。

第二个特点，它有众多的岛屿、半岛、海湾。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插在中间，周围是西西里岛、科西嘉岛、克里特岛，在希腊周围密密麻麻的各种岛。从非洲到欧洲，从意大利到其他地方，真正的航程是很短的，很容易到达彼岸。如果说这两个特点其他地方可能有的话，那么第三个特点在世界上只此一家：它集中了古代世界的主要文明，埃及，北非，两河流域，巴比伦，希腊，罗马。再小一点的，象腓尼基人建的迦太基也都集中在这块地方。世界古代文明中，只有玛雅文明是单独的，中国的文明基本上没有受到直接影响。连印度文明的相当一部分都是欧洲的。比如说，亚历山大大帝就扩张到北印度，所以今天世界上的艺术都追踪到希腊，这一切都在地中海周围。地中海周围群星灿烂，交相辉映。有了这些条件，西方才那么重视海洋，给海洋那么高的地位。黑格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海边上的人都心胸开阔，目光远大。他怎么开阔呢？可以接触到异族文明，而且很容易到外面去。，比如在北非，北非只有地中海沿岸才比较富裕，再进去就是沙漠，所以他到了地中海边上，就看到了财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欧洲也是这样。希腊人经过早期开发，后来连水都不够了，最后神灵启示他们，你们只有渡过海去。他们渡过海，到今天的利比亚，第一次去

没有发现水源，第二次去发现了，在利比亚开始建造城市。对他们来讲，海洋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了。

这个条件其他地方有吗？没有。中国唯一和它相似的地方就是渤海，但渤海只有前两个条件，比较容易到对面。大家可能不知道，明朝的时候，辽东是归山东管的，因为海上交通方便。孔子都说到这个话，我的道如果在这里实施不了，干脆到海外去（道不行，乖桴浮于海）。因为山东到海外，就是朝鲜半岛和辽东，非常容易。但是渤海没有第三个条件，渤海周围有什么超过中国的、有吸引力的其他文明？没有。所以渤海和它附近的黄海，可以吸引朝鲜、日本到中国来学习，但是吸引不了中国的人到那里去，因为总体上其文明发展程度不如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早期文明主要来自中国，海洋对他们有吸引力。对中国呢，除非逃难的、走私的、犯罪的，或者穷人，才会通过海上到东北去，到朝鲜，到日本去。

所以我们不能怪老祖宗不重视海洋，在没有海上威胁、不具备海上活动能力的时候，不重视海洋并不是落后保守。中国的文明主要是通过陆路传进来的。长安是内陆城市，但是历史上曾经比扬州比广州都开放，因为文明是从那个方向来的。海洋不过是一个载体，它本身不产生文明的传播。这个观念我也是最近几年才想明白的。黑格尔的这个话，你放在中国适应吗？浦东海边那些人，他心胸开阔得起来吗？他一辈子，不要说外国人，外地人都没有来过一个，怎么能够目光远大呢？海边就一定发达的说法是不对的，中国不是这样的情况。正因为这样，我们也明白，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中国开辟或者掌握的。中国古代强调四海之内。以前说“你这个人讲话象山海经”，就是说你话不着边际。以前讲天下

最穷困的地方，一个是深山，一个是海边。我们现在把海边讲得那么好，古人到了海边，完了，到了海南岛，就是到天涯海角，走到穷途末路了。当时站在海南岛，能看到什么外来文明，看到什么希望？看不到，希望就是赶快回大陆。宋朝的时候，因为赵匡胤规定不能杀大臣，但大臣犯罪总得处罚，怎么处罚？派到海南岛，已经是最严重了，因为到了海南岛，就是到天涯了。

现在有人希望你们搞历史的，能不能找点证据，证明我们中国拥有南海呢？我说，还是不要找，找了我们自己找麻烦，为什么？清史地理稿明明白白写着，大清的疆界到海南岛牙洲为止。你拿出来，不是自己给自己开玩笑吗？他没有海洋观念的。海洋对中国古代来说，只有鱼盐之利，而且古代中国还没有形成冷冻链，所以鱼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在耶鲁大学时，陈志武教授跟我说，鱼可是好东西啊，海鲜可以出多少财富。我说陈教授啊，那时候还没有人懂这个技术。不要说那个时候，连我们小时候，上海人吃的最差的就是海里的咸鱼。海洋怎么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呢？不可能的。

那么中国古代是不是没有航海技术？有的。西汉末年，中国的航船已经到了黄支国，一般认为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而且当时还有专门的译使，相当于外交部翻译，这在汉朝就已经有了。顺便说一下，翻译很重要，所以中国历史上强调，我这个皇帝影响大，“重译来朝”，一个翻译不够，要多次转译，甚至要九译，专门设立译使。但是到了公元后，这种记载没有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发现什么财富，没有发现有什么优于我们的文明，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价钱、养那么多人？所以以后就没有了。外贸，是外面进来的，不是自

己出去的。所以中国以前所谓“开放”是允许外国来贸易，然后向人家收税，比如我们讲到南宋、唐朝，都是这样的，这个是有证据的。

那究竟是怎么开辟丝绸之路的？顺便讲讲，很多名字都是我们起出来的。原来李希霍芬命名丝绸之路，因为它主要是丝绸。我们知道，国际上有很多“之路”，象牙之路，黄金之路，麝香之路，瓷器之路，香料之路，还有奴隶之路，朝圣之路。从来没有都叫丝绸，但是中国现在已经把所有从中国到外面的路都叫成丝绸之路。你看，现在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不断看到，各地在争我们这里还有一条新的丝绸之路，说不定上海要争丝绸之路的起点在我们青龙港。

那么为什么陆上不走，要走海上呢？安史之乱爆发以后，唐朝在西域进一步空虚，军队都调东面来了，藏族的祖先吐蕃人就占据了河西走廊到新疆的地方。所以为什么现在藏族人主要不在西藏，在西藏外面有那么多藏人，因为历史上它曾经扩张到那么大。后来9世纪的时候，蒙古高原上的回鹘人又到了新疆，把吐蕃人挤走了，这批人就发展成今天的维吾尔族。再加上阿拉伯人东扩，和中亚发生了战争，陆上丝绸之路就断了。断了以后呢，阿拉伯人航海本来就很厉害，他从海上过来了。等他从海上过来以后，发现经济效益比陆上好的多，因为中国能够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东南沿海生产的。因为到了唐朝，经济中心南移了，货物从就近的港口出去非常方便。他的船可以到广州、宁波、扬州、山东登州，非常容易，货物就近出口，根本用不着千里迢迢，经过河西走廊过去。有人统计过，汉朝从长安送信到敦煌，最快需要44天。而海上呢，成本非常便宜，特别是瓷器，我刚

才讲到的，用瓷器压舱。所以海上丝绸之路通了以后，就不再使用所谓的陆上丝绸之路。西方人讲的公元8世纪以后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只是今天的新疆和中亚之间的交通路线，而不再是传统的从中国内地过去的交通路线。海上还有什么好处呢？大宗的货物都可以通过海上运输，所以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日用品，很多商品都是通过海上走了。

进口呢，也成了比较便利的事情。其中就催生了青花瓷的改善和繁荣。因为产生青花瓷的青颜色油料，必须使用含金属钴的矿物，这个矿物产在伊朗和阿富汗。海上通了以后，这些矿物通过海船到了中国，然后再生产成青花瓷，阿拉伯人、西方人特别喜欢青花瓷，所以青花瓷一开始主要是外销的。你看现在青花瓷上的花纹，是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很多都受了伊斯兰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影响，连有名的《鬼谷子下山》上面的纹饰都是外来的，因为本来就是为他们的生产。



图4：元青花大罐《鬼谷子下山》

但是谁掌控海上丝绸之路呢？阿拉伯人，波斯人。唐朝后期，在广州已经形成外国人的社区，当时被称为蕃坊，里面的长官“蕃长”也是外国人。社区里主要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好几万，最多时 10 万，就象今天广州的那些黑人，但比这个还厉害。在唐朝后期和南宋，泉州都有大批阿拉伯侨民。现在你到泉州去，可以看到宋朝阿拉伯人留下的清真寺遗迹，很多石刻都在。甚至南宋最后一任泉州市舶司长官，相当于泉州海关局长，据日本学者考证就是阿拉伯人。有没有中国人到外面去做买卖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发现。有没有中国人常驻阿拉伯？现在没有发现。唯一的一批人，是唐朝高仙芝带领的军队，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几乎全军覆没，除了战死的以外，俘虏都被带回阿拉伯。这件事在世界文化史里是一件重大的事，因为带去的这批俘虏里有一批造纸的工匠，阿拉伯人通过这批工匠学会了中国造纸，然后普及到世界。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凡是产生什么，马上就对人类有贡献。中国的造纸技术是公元二世纪时蔡伦把它总结固定下来的，但是传到国际上要到公元 8 世纪的 751 年。阿拉伯人很善于学习，很快学会了，从此中国的造纸技术完全取代了埃及人留下的纸莎草技术，并且普及到世界。我们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件事呢？因为俘虏里有一个人是部队的文书，叫杜环，他在阿拉伯呆了九年以后，坐上阿拉伯的船回来了。他的堂叔杜佑是当朝的宰相，编了一部图典，顺便把侄子写的一篇文章放在里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面描述阿拉伯和伊斯兰教。

中国对外交流都很偶然，没有自觉出去的。这批中国人大概最后都融入了阿拉伯。前几年又说发现一个新的证据，在一块墓志铭上，讲唐朝有个太监，也到过西夏，就是当

时的阿拉伯，但那是皇帝派他做使者的。到现在中国有没有去外面做外贸的？没有找到。再晚一点，明朝的沈万三，现在有人研究一下，他肯定做了海上贸易，所以才那么富。如果是的话，连他当时都不敢公开。比较开放的是元朝，那时候蒙古人帝国的范围很大，包括阿拉伯在内，所以他们鼓励海上交通，甚至官方出钱给商人去做外贸，挣的钱跟政府分成。但那是很短的几十年，以后又不实行了，到明朝又重新开始海禁了。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人开辟的。

大家要说，郑和下西洋可是了不起的事情。我们现在讲清楚，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绝对不是经济目的。以前有种说法，说他寻找建文帝下落，因为朱元璋死了以后把帝位传给他的孙子建文帝，他的第四个儿子朱棣起兵，把建文帝推翻，有人说他可能是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完全是民间传说。你想，建文帝从小生长在宫廷，一个年轻人怎么能跑那么远呢？即使找他，找一次找不到就好了，怎么连找七次呢？也有历史学家说他是去联络西亚的势力，对付残余的蒙古人。这个话也不可靠，因为明朝的时候，已经有前面元朝的基础，地理观念很清楚了，他不会绕那么远的路。还有个说法，为宣扬国威，这个没有错。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为了加强政权的合法性。

因为朱棣，明成祖，实际上内心很空虚。他篡夺政权打下南京以后，把建文帝最重要的大臣方孝孺这些人找来，称之为方先生，你们当时对付我，我不计前嫌，你只要能够帮我写诏书，证明朱元璋想传位给我就行了。方孝孺不肯，朱棣再三求他，还是不肯。朱棣说，古代周武王死了，周成王是由他叔叔周公来辅助的，我现在是皇帝叔叔，为什么不

可以呢？方孝孺生气了，你是周公，那么成王到哪里去了？侄子被你逼死或逼走了，你怎么还说这个话呢？朱棣就威胁他，你要不写，我就杀你，要诛九族。结果方孝孺说了一句硬话，不要说九族，十族也可以。于是朱棣下令诛十族。三族是父亲、母亲、妻子，每个人再加三族，就是父亲、母亲、妻子的父亲、母亲、妻子，九族都包括了，哪来的十族？朱棣把他老师也算一族，十族。

他为什么这样残酷？目的是想办法加强自己的政权，你们这些人都不给他证明，他就篡改父亲的历史，但是他想，这个还是没有用，一般老百姓是不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让郑和下西洋。下西洋什么好处啊？拿真金白银到外国去，要求那里派使者来，如果能够做到万国来朝，这么多外国人都来承认我这个真龙天子，老百姓就都知道了。正因为这样，一次一次下西洋，越跑越远。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带回来一批外国使者，那么再去，再跑远一点，这才能解释他为什么一直跑到东非。带回来什么东西呢？一个是外国的使者。当然是外国人，但谁知道你是不是真正的使者？反正万国来朝。第二个，带回一些珍稀动物来。有一次，从今天非洲的摩加迪沙，带回一头长颈鹿，不得了，马上叫人画了图，叫文武百官歌功颂德，有人拍马屁说，这就是古代的麒麟，麒麟出来就说明古代的圣人出来了。他其实就是这个目的。经济上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国库里的钱都花完了，花到什么程度呢？后来他的儿子做了皇帝，有几次发不出薪水了，怎么办？国库藏了很多郑和带回来的香料，这些香料放着用不完，干脆拿香料代替俸银吧，皇帝没有办法，按照大臣的品级给每人一种香料，历史上叫香料俸。还好当时已经有倒爷收购，否则大臣守着香料怎么办。有一次，宣德皇

帝心血来潮，跟大臣说，你们把郑和下西洋档案拿给我看。大臣非常恐慌，皇帝要是看了，想再来一次，怎么办？所以他们骗他，说档案找不到了。后来兵部尚书说，这不是办法，总有一天他要找的，干脆把档案全部销毁，一劳永逸。

我们今天有的学者骂，多么愚昧无知。你站在当时的立场想想看，这样的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外国人不理解，说你们郑和下西洋，即使不想搞殖民地，也要做做买卖吧。当时是做了买卖了，南洋的胡椒好，本来你买好了，但不行，要朝贡，人家就贡，贡了以后，以 10 倍 20 倍的钱给出去。

前几年，有个人叫加文·孟席斯，英国退休的海军军官，异想天开写了一本书叫《1421 年中国发现世界》，不得了，他说郑和不仅到了西洋，而且发现了南极洲，到了美洲。这个书一出来，我们国家有些领导人重视的不得了，这是好东西。有些大学赶快把他请来，做什么客座教授，给他专门成立研究所。领导有一次召开座谈会说，人家外国人都说我们这么伟大，你们怎么都不承认？别人告诉他，外国人胡说八道，他就不相信。好在这个人胆子太大，又出了第二本书《1434：一支庞大的中国舰队抵达意大利并点燃文艺复兴之火》，第二本书出来以后，再也没有人说了。为什么？第二本书里讲，郑和的船队最后到了意大利，把文明带到意大利，这样意大利才有了文艺复兴。这个书一写，人家知道都是鬼话。

所以郑和下西洋，在明朝以后没有任何影响。明朝后期，有人写了一部小说，《三宝太监下西洋记》，这个内容和《西游记》差不多的，是神话。清朝也没有影响。到最后，梁启超发现了，提出来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从此我们才

开始大规模纪念郑和。上海交通大学现在还健在的杨樵院士，早就做了研究，结论是：郑和下西洋到过的地方，阿拉伯人早就到了，郑和没有开辟任何一条新的航路。而且他用的技术主要都是阿拉伯人的。可惜，虽然他贵为院士，但这些观点国内很不喜欢。他早就讲了这个话，现在都快 20 年了，前些年《郑和下西洋史探》书也出了，但我们还在重复郑和下西洋的神话。

我讲了这些，基本把这个背景都讲了。我讲这个，是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搞“一带一路”？不是。我讲这个，就说明“一带一路”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延续和重复，而是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要靠我们开拓创新。如果我们一味照历史去做，我们就做不成。而且今天不是外国人要到中国来买丝绸，不是外国人要到中国来朝圣，而是我们要主动走出去，这是不同的。所以“一带一路”提了以后，我们通过内部途径跟中央反应，其中一点就是今天的形势跟历史上完全不同，要注意一带一路”可能产生的风险，有经济上的风险，也有政治上的风险。另外，怎么样让对方也愿意跟我们搞“一带一路”，习近平主席在全国“一带一路”座谈会上大致都已经讲到了。去年十三五规划出来以后，李克强总理到全国政协常委会做报告，我后来问了他几个问题，他回答三点，我觉得非常好。第一点，他说，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因为我问他，怎么现在什么事都靠着“一带一路”？他说我们有“一带一路”，有长江经济带，还有京津冀协同发展，都写进十三五规划，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只有“一带一路”。第二点，“一带一路”光靠我们的积极性不够，要设法使对方愿意跟我们合作。第三点，中央对于“一带一路”并没有完整的计划，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

好，时间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乔依德：我们还可以提几个问题，大家抓紧时间。

葛剑雄：简单互动一下，大家批评指正，都欢迎。

左学金：据说有日本、韩国的商船到过青龙港。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中国商人经营的船，都是外国来的。

葛剑雄：没有。最近大家在文汇报里可以看到，我们所长邹逸麟先生，写文章研究青龙港。青龙港的很多事情，我们只是在宋朝的记录里，根据当时收的税，才能判断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港口。因为宋朝的史料里，一个地方开一个衙门，收的税的类型都有。青龙港的确是比较繁荣的港口，但后来就衰落了。衰落原因一个是社会原因，另一个是上海的陆地长出去了，出海不方便了。像宋朝的《诸蕃志》里，的确记录来了几十个国家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中国人自己在做外贸。

左学金：我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如果唐代那时候，上海有和日本、韩国的正常贸易，为什么鉴真和尚东渡了六次才渡过去？

葛剑雄：第一，日本派到中国的遣唐使，死亡率是很高的，很多船翻掉。另外，中国后来到了明朝，比较成熟的航线是每年秋冬之季，从福州，利用风向，可以比较容易地到琉球，然后到日本。到了明年春夏之交的时候，利用比较有利的风向，再回来。一般都是这么走的。鉴真是从扬州出去的，所以他渡了几次。古代航海呢，主要是依靠洋流、季风，但中国附近的季风，随着太平洋上气压的变化，季风很不稳定，中国没有好的贸易风，没有好的洋流，这是一个原因。包括今天，地球上很多城市的气候中，中国的城市气候往往是同纬度最糟糕的，冬天比人家冷，夏天比人家热，

原因就是没有比较稳定的气流以及洋流。伦敦纬度比哈尔滨还高，但伦敦冬天一般零度左右，到零下一两度已经很了不起了，哈尔滨零下30度都有。夏天呢，哈尔滨热的时候可以到30几度，接近40度。伦敦如果到35度，已经叫的不得了，因为墨西哥暖流影响到英伦三岛。所以你看，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在北极圈里面，冬天不冻。我们大连周围，今年不太冷，海冰都浮起来了。如果一定要考察这些，最好把当时的地理条件都结合起来，特别是在古代，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比较差，渡海是利用洋流的。

张明海：我就一个问题，和今天的问题关系不大。你刚才讲到日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国，中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过日本？

葛剑雄：中国一直把日本当作外国的。

张明海：但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中国明朝的时候，册封过丰臣秀吉为日本的国王，这是怎么回事？是他不承认，还是他不愿意接受？

葛剑雄：现在大阪、东京的有些博物馆里，的确挂着明朝赐给他的什么，这都是官样文章，并不是实质性的。最早的时候呢，《三国志》的《魏书》里面称日本为倭奴国。日本福冈附近出土过一个汉朝给的金印，叫汉倭奴国王，但日本人不忌讳。还有很多铜镜，有些是三国的时候给他的，但是数量太多，后来发现很多是日本仿制的。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一方面认为中国文化比他高的，抱着什么都要学的心态。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很明显的，日本在隋朝曾经写信给中国皇帝，“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乎”，把日本叫太阳升起的地方，他心态上从来不承认是臣下的。有的封他什么的，都是一厢情愿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只根据我们自

己的史料，说中国影响多大，人家都来称臣，其实没有这回事。如果你只看中国的史料，就是英国不远万里来称臣了，但跟英文一对照，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那样的话就是我们自己解释历史了。中国到现在的很多东西都是自娱自乐，包括我们在海外的影响，什么轰动效果，都是我们吹的。历史上很多东西，也是我们自己单向这么说，封他为什么，他接受不接受是另一回事。我想丰臣秀吉，从来不会接受你的册封。

陈伟恕：我提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讲的是事实，但我们现在社会上了解的概念和历史的差距特别大，这中间我们应该有什么教训？第二个，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因为贸易出去，现在出去搞基建，出去大量投资，这中间缺什么东西？我们应该特别加强什么东西，才能做成一个好事？

葛剑雄：第一个呢，我最近写过文章。我说从孔子开始，在中国，历史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大家以为中国为什么那么重视历史？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政权的合法性。《二十四史》就是为了证明本朝的天下是符合天命的，对方灭亡是因为老天爷不保佑你。第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赖把软实力归纳为三点，第一点是政治价值观，我们认为跟他没有共同语言，这个用不了。第二点，外交政策，你亡我之心不死，我怎么跟谈你这个呢？第三点，文化。但是他跟我讲，你们中国本来是很有文化优势的，但文化要变成文化产品，人家才要啊。你光是这样宣传，有什么用呢？美国的大片是它的文化，你看了它的，你自然接受它的观念，中国有这些吗？你们中国现在的文化产品占世界的百分之几？连电玩都是外国人生产的。连什么超级女生这些都是买的外国版权。这中间需要文化价值观，但中国现在既没有这样的可能

性，也没有想到这样。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宣传，去推广中国文化。很简单的理由，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已经有了宗教了，它难道因为你中国一宣传，就不信耶稣信孔子了吗？难道因为你一宣传，他真主的话不听，就听你的话了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面前，我们现在既没有这种自觉，也没有准备。

乔依德：感谢葛教授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大家参加。这次是我们春节前的最后一次演讲，我们选择历史文化，想让大家稍微轻松一点，但好像也不轻松。我们预祝大家春节愉快，过了春节我们再见面。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美俄关系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

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

俄罗斯瓦尔代论坛 7 人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

上海发展沙龙第 125 期

上海新锦江大酒店 2017 年 2 月 15 日

乔依德（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各位来宾，我们的沙龙开始了。这次沙龙的内容，我们选取的主题是“中国、美国、俄罗斯的关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大家最近对于这个问题比较关心。特朗普上台以后，他的一些举动、言词和所选的团队可能预示着中美关系会有一些变化，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可能会改善。这对整个全球格局会有什么影响？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都比较关心。我们幸运地请到了冯绍雷教授给我们作演讲。冯教授现在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还是俄罗斯瓦尔代论坛 7 人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瓦尔代论坛是普京组织的一个高端学术交流论坛。他 30 年来基本上就是在研究俄罗斯或前苏联。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冯教授。

冯绍雷（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俄罗斯瓦尔代论坛 7 人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首先感谢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感谢老乔的邀请，今天有机会见到许多我非常尊敬的老领导、老朋友、老

同事。

我今天讲题目老乔已经做了介绍了。现在你上网去看，到处都是“不确定性”这个词，我觉得这已经不光是美国的现象，由于美国是一个有全球性影响的超级大国，它发生了地震，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带有全球含义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在美国是这样，在欧洲是这样，在亚洲又如何呢？可能有一些国家显示出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谈谈俄罗斯，包括特朗普和普京的交往今后会对中国的周边环境、中国的全球地位以及中国跟地区和全球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我想向大家做一个汇报。

我觉得当今世界最大的特点，就是全球不确定性。特朗普现象和英国脱欧都是非常明显的象征性进程。在这个背后，恐怕还是人们对最近三四十年新的一波全球化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对全球化问题产生尖锐的分歧，是今天全球不确定性状态比较关键的背景。前一段时间我在清华，听到一位产业问题专家提出“在不确定性中可能有一个最关键的不确定，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未来到底哪一种新兴产业会占据区域或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这使得无论哪一个大国的主政者，无论哪一个商业领域的发展，都会受到牵制。由于产业领域的不确定，特别是高技术发展重点的不确定，导致了整个走向的不确定。”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看法。

当全球呈现不确定性趋势之后，我们发现全球的竞争逐渐向区域转移，这是最近几年看到的新情况。比如说 WTO，比如说关于全球问题的讨论，现在已经不是最尖锐、最激烈的问题了。相反在区域层面上，比如说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稍后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比如南中国海，东亚

地区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冲突十分激烈和持久。我觉得这就说明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弥散程度和广泛性。当我们谈不确定的问题的时候，恐怕关键的还是未来世界的力量对比，美国的主导性到底能够维持多久？特朗普现象到底意味着美国的再次强大，还是意味着崩溃的前兆？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比较靠得住的替代性角色？这一段时间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包括最近几天，我们看普华永道预测 2050 年 E7（新兴市场七国）和 G7（发达经济体）的对比，这个数据进一步强调了在今后几十年中，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潜能、所占据的经济空间将会超过传统的经济发达国家。这样一种经济格局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意味着新兴国家在政治、安全、思想文化上能占据一个比较大的份额甚至主导地位呢？我觉得这都是大问题，也就是力量格局到底如何。

第二个问题是竞争的方式。大家都说，冷战结束以后就不打仗了，没有战争，没有核武器，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将会到来了。但现在看到的不是那么一回事，不光经济竞争越来越尖锐，政治抗衡有的地方是显性的，有的地方是潜藏的，说来就来。比如中东阿拉伯之春的到来，当时很多西方专家私底下就跟我们说，这下闯大祸了。俄国那些专家也跟我说，埃及发生动荡以后，这一乱不是五年八年十年，有可能是三十年。随着这个形势的出现，军事博弈也在激化。冷战之后的二十五六年中，哪里有像这样经久不衰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你看现在北约的驻军，又一次大规模部署在俄罗斯的家门口。可以说，近三十年来这是第一次，重新又来了。当然，它有很复杂的背景，我等会儿会讲。

我还想到一个事，恐怕也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非常关键的问题——文明对抗。特朗普现象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我觉

得恐怕不只是一个孤立主义的提升，也不是简单的民粹主义泛滥。比如这次他的就职演说中用了一个词，连西方人都受不了。本来美国总统上台，强调“自由世界”的定位。但这次改了一个词，很多年来，没有看到这个情况，“自由世界”被改成了“文明世界”。那么文明世界指的是谁，谁是不文明世界？这是第一次。这跟我今天后面要讲的问题有点关系。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不是孤立的，特朗普在说，班农也在说，弗林下台了，但最厉害的灵魂是班农，班农强调的一个概念就是文明。这个概念跟上世纪 90 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是什么关系呢？我觉得非常有关系。当意识形态竞争消退之后，文明的问题自然而然出现了。因为找不到动员民众的东西，于是就强调文明，强调它的文化甚至宗教的属性。这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我认为会天下大乱。

第三个问题，关于所谓的不确定性的争端，背后最大的一个动力是如何构建地区以及全球体制。是西方一家主导的国际体制，还是西方和新兴国家都来分一杯羹的新体制？体制只有一种，还是可以有几种？因为多极化这个概念似乎还是一个追求的对象，一种目标。如果是多极化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未来的国际体制可以有几种？还是说，依然是包容在一种体制之内，在内部体现它的多样性？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理想化的说法。为什么我说这个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基辛格所写的文章，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美国朋友跟我说过，基辛格曾经非常担心的一个事，就是这个体制未来到底是一个，还是不止一个？实际上这种对抗性的出现和体制是密切相关的。这就涉及到中国的定位。中国到底是现行体制的承载者、受益者、改革者，还是革命者？

由于目前的变化，我们看到在政策上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做法。有孤立主义做法“ONLY AMERICA FIRST”，这句话有问题吗？当然，作为一个总统，对自己的选民，对自己的纳税人负责，这无可非议。普京也说过这个话，普京有一次坐下来，第一句话就说，“我作为俄罗斯当选总统，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俄罗斯负责”。我这次听特朗普演说的时候，马上想起普京也讲过类似的话。你说它错吗？好像应该有道理。但是美国朋友这几天在写一篇东西，有一篇的题目是“OLN YAMERICA”不是 AMERICA FIRST，是 OLN Y AMERICA。

因为今天讲的是俄国的问题，我稍微多引用一点我所知道的俄国思想精英的一些想法。他们是我最好的几个俄国朋友之一，现在是俄国最有名的评论家。他们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的九十年代都是西方派，随着普京的出现，这些人的定位都有一些变化。2016年下半年，他就讲了一个想法，有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个思想，实际上我跟他多次沟通，他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些国家的对外政策过多地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我觉得这句话有道理。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朗普所说的“OLNY AMERICA FIRST”，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值得三思。因为说实话，外交和内政是关联的，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一直说一句话，内政为外交服务，或者外交为内政服务。但实际上，外交还是一个单独的特殊领域，如果完全依照国家利益，久而久之就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了。如果每个国家都是“我是 FIRST，我是 OLN Y”，那这个世界就要乱套了。我们目前的讨论牵涉到一些关键性的理念，而且听上去耳熟能详，“OLNY AMERICA FIRST”不会有错吧？外交为内政服务不错吧？但是再深究下去，从理论上说，还是有那

么一些值得讨论的空间。

下面就稍微讲得直接一点。中美俄三边关系出现调整的背景是什么？现在有微信，故事大家都在看，天天可以看到大量的新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因“通俄”下台，又给我们今天的讲座增加了一点色彩。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就类似于当年尼克松身边的基辛格，这样身份的一个人，一个月都不到，居然说下台就下了，怎么回事啊？但我还是要说，中美俄三边关系调整，从逻辑上说有它的道理。我觉得特朗普这个人还是很多面的，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人说话不靠谱，很极端。但是另一方面，他毕竟是一个当选总统，毕竟说出了一部分美国老百姓的所思所想。三边关系的调整有没有道理呢？第一，我刚才就讲到，特朗普和普京这两个人有相近之处，不是完全一样。我刚才说的俄罗斯老朋友，到社科院讲演时王老师大概也见过，他跟我讲，特朗普和普京是完全两回事，太不一样了。但我觉得你仔细看看，两人也有相似之处。

第一，平民主义。这两位看见精英都有点讨厌，普京同样如此。有哪一个大国的领袖到现在为止，而且在相对开放的环境之下，始终保持着 80% 以上的民意支持率？你可以对这个民调表示怀疑，就算打个折扣，去掉 15%，去掉 20%，那也是 60% 以上，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支持他。当然你可以说，这不是知识程度最高的一批，因为在俄罗斯，知识程度最高的一批肯定有不少自由派、西方派，而更多的是农村的、城市的平民，那就是我说的平民主义。特朗普不用多说，特朗普的基础主要来自这部分。特朗普讨厌意识形态，他特别对美国所谓知识精英天天讲的意识形态那一套反感。我的感受是，普京和他有相似之处。过去十多年中，普

京很讨厌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话题，他说我不讨论，少谈意识形态。直到最近，他才比较多地用了一个词“政治保守主义”，因为他太需要有一种思想支持了。这一点上，他恰恰和特朗普非常接近。所谓保守主义，特朗普讲的是本土的爱国主义，强调家庭传统，尊重宗教等等这一套东西。我觉得特朗普可能更接近于文明冲突这个概念，但普京未必那么接近文明冲突这个概念。但普京强调“俄罗斯世界”，就是前苏联这一大片，这就可以超越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疆域，这一片都是斯拉夫世界，他们说俄语并且受俄国帝国的影响。这就是俄罗斯世界，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这就是我说的，普京和特朗普两个人之间尽管政治上手段很不一样，但是我认为他们有相似性。

第二，特朗普作为一个商人，他对普京的治理能力非常看好。这也不奇怪，普京的确具有好的治理能力，因为俄国这个国家非常难管理。刚才我们都在讨论，欧洲、北美，包括日本，毕竟是法制国家。而俄罗斯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搞了 70 年，当然社会主义搞的不太正宗。这个问题我稍微可以补充几句，俄罗斯一下子转型，过去 20 多年中向西方一边倒，可以说魂灵头都颠三倒四，搞得老百姓无所适从，到底是听列宁同志的，还是听美国总统的？现在普京又有一个新的定位——政治保守主义，这个怎么回事？反过来说话，我觉得那么多年以来，中国总算还有这样一种连续性。所以管理这样一个国家很难，周边一些国家搞腐败，很不规范，也没有法制。俄罗斯更是可怕，因为这个民族是战斗民族，更容易上火，更容易发生一些冲突。所以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些特殊的本领是不行的。幸亏普京也是一个柔道高手，他拿过八块奖牌，他体格之健壮，我跟他握手时深有感触，

真是很有分量。俄罗斯朋友经常跟我说，说总统不是人干的活，太辛苦了。而且他处理很多非常之事，要应对很多非常之人，你说他怎么弄？普京能够混到现在，绝对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从这一点上，特朗普作为一个大商人完全感觉得到，从管理来说普京是一把好手。当然特朗普对普京的这种青睐引发了美国国内很多的争议。

第三，特朗普之所以转向，理由很清楚，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力量结构。以前是中美苏，现在是中美俄。前一段我在国外开会，俄国的朋友还气鼓鼓地说，冷战怎么终结的，苏联怎么解体的？你们想想看，三角关系起了什么作用？这股子情绪还没有消失，近三十年了，这段历史俄国人老实说是耿耿于怀的。所以现在特朗普要在这里做文章。当然我再补充一句话，我觉得俄罗斯官方的表现还是相当理智的。我非常清楚地听到外交部长明确说了，“冷战的结束，苏联的失败，是我们自己的事。说大三角关系的影响，我看主要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再说一句，两年前美国最后一位驻苏联的大使是马特洛克，马特洛克跟我也比较熟。那次瓦尔代论坛请他去做一个演讲，还有其他几位前政要。他讲的非常漂亮，特别是讲到苏联解体前的一段，他陪着老布什总统怎么在苏联各地开展交往，说服人们帮助戈尔巴乔夫渡过难关，要继续改革、维持稳定、保持苏联的统一，大概是这样一番话。马特洛夫作为前美国大使，他在那边哇哇这样说。普京坐在旁边，除了他自己的政治演讲，普京通常插话不多，但这次他把耳机拿下来。一方面他非常礼貌，因为马特洛夫大使是80多岁的老人了，普京跟他握手，请他入座。然后普金说，听到马特洛克刚才讲到苏联解体前的这一段话，他要稍微讲几句话：第一，我再次说明，苏联的解体主要是我

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出了问题，这个国家怎么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呢？第二，如果在这样历史性的变动关头，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和战略大国，如果说美国毫无作为，无动于衷，一点事情都不做，恐怕也是不可想象的吧。这两句话，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们是什么感觉。当时在场的几十位专家听了以后，我们觉得普京非常贴切地表达出了他对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同时也点出了美国在当时是怎样一个角色，尽管你不是主要的，但是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干，恐怕也不是这样的吧。但是这里有主次，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只有当你反躬自问，对自己出现的重大挫折，自己出来担当，而且有深刻反思，并且有行动，以管好一个国家来证明过去的问题。我觉得许多东西值得我们思考。

不管俄国人心中有没有一些想法，显然目前特朗普想要改变大三角的关系。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在三边关系中处于一个最糟糕的地位。因为美俄关系出现大问题了，几乎是对抗，我说的是军事对抗。中美关系也磕磕碰碰，说是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或新型大国关系，但是问题不断而且潜藏的危机重大。反过来，中俄关系如此密切，虽然美国人前几年经常讲，你们中俄接近我们无所谓，我们根本不当回事。但是这两年不一样了，我要说的是基辛格先生本人担心了。基辛格最近这一两年到俄国、到中国来的次数不少，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确切的信息，基辛格为此很担忧。基辛格和特朗普也谈了几次嘛，恐怕他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特朗普。因为显然对美国来说，这个三角中中俄这么接近，美国和中俄两边都歪歪斜斜，都出了大问题，这是非常不平衡的三角形。美国说，我明明是世界超级大国，但是我在这

样一个力量结构中是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所以要改变这个地位。美国首先通过和俄国调整关系下手，通过和俄国的接近，改变自己不利的环境。至于是否进一步以此来遏制中国，那就走着瞧了。当然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处理得好，可能避免这样一种前景，使得三边关系中，我们跟美国也处得好一点，美俄之间不发生重大对抗。

说实话北京有些朋友很担心，有时候私底下会谈起，如果真的在乌克兰那个地方美俄打起来，并且使用了原子弹，那时我们怎么说？我们怎么选边？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我们也希望美俄两家相安无事。当然我们不希望中俄关系受到损害，有没有损害的可能性呢？当然会有，否则我们也不用担心了。我顺便讲几句进一步的情况。美俄关系一旦调整，哪些方面可以取得一些突破？我现在每天要读至少几十篇外文文献，新东西层出不穷，我只是做一个非常初步的概括。比如全球问题上，美俄跟以前美苏一样，坐在一起谈的第一件事就是核不扩散问题。因为只有这两家才知道核武器的杀伤力以及它的危害性，这个危害性不止是对地区，甚至对全球的杀伤都是巨大的，而且对它们本国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特别是那些不受控制的，如北朝鲜这样的国家。所以美俄两家坐在一起谈，要有妥协的可能，一般来说首先就是核不扩散问题。

第二当然是恐怖主义的问题，当然现在最主要的是 ISIS 的问题。这个我不想多说了，这是不言而喻的。很多中东问题专家跟我说，2017 年，阿勒颇打下来之后，下面的拉卡唾手可得，再进一步推进那就是摩苏尔，这两仗解决，ISIS 就消失了，所以 2017 年肯定是中东地缘政治有重大变化的一年。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至少后面的战争进程

恐怕和前面打阿勒颇不一样。如果有时间的话，稍微讲几句，俄国人在阿勒颇以及在叙利亚战场上的表现以及整个的过程，我还是参与了不少讨论，到就近的地方做了观察，我觉得很有故事。但是阿勒颇之后，对于拉卡、摩苏尔，美国人会起比较大的作用。因为那里打仗的主要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主要是美国人在撑腰，这已经涉及到地区问题了。我觉得叙利亚战争和反恐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叙利亚战争是最有可能在地区问题上取得进展的。

另外就是乌克兰危机。这几天我们会看到乌克兰东部地区又在闹了，又在折腾了。这次乌克兰当局肯定感觉不安。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之下，老实说，俄罗斯要准备和美国妥协了，它当然不希望乌克兰发生太多的问题。现在要使乌克兰闹腾出一些事的，当然是乌克兰方面，这个逻辑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乌克兰危机有没有可能解决呢？我顺便说几句，我曾经想写一本书，这个故事太复杂，但我还是做了深入的观察。我觉得乌克兰危机是有希望解决的。大家现在对欧洲都不大放在心上，但是也不要小看欧洲。德国社民党话已经软多了，比如克里米亚问题不是不可以考虑松动。甚至连基社盟（执政党的右翼伙伴党）的腔调，对克里米亚的定调都已经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施泰因迈尔当了德国总统，我觉得尽管他不当外长，不站在第一线，但是他的影响力还在。所以默克尔今年的选举，乌克兰问题真的对她是大考验，难民问题已经弄得这位女士很困难了，乌克兰危机可能要动用她很大的智商，因为这都是大国在参与啊，更不好处理。显然特朗普要调整这个事，他明确说了，克里米亚本来就是俄国人的嘛。这个话我是听到的，视频里特朗普直截了当说，克里米亚就应该是俄罗斯的。西方的那批精英和俄国人吵了

几年了，这个话一说，他们怎么受得了了？当然受不了。特朗普底牌亮出来了，默克尔怎么办？法国人怎么办？很多舆论甚至说，以后在乌克兰问题上和俄国作对的不是美国了，撑大旗的是默克尔，所以一种新的局面将会出现。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乌克兰危机没有那么容易，因为问题牵涉太深了。我只说一句话，我觉得乌克兰危机曝露出俄国对整个冷战终结以后的地区体制、国际体制的深度不满。普京说过很多次，为什么有乌克兰危机，为什么有克里米亚问题？首先乌克兰发生的是政变。乌克兰为什么会发生波动？是北约东扩。跟北约东扩伴随着一起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普京认为冷战格局经久不衰，导致俄国和西方之间的高度对峙状态。两三年之前，在瓦尔代会议十周年那次会上，普金说，我可以告诉大家，2001年911发生的时候，我们准备支持美国，而且我们拿出了实际行动，让美国军机进入中亚。苏联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机遇，俄国人主动向美国示好，并且也说服中亚国家让美国建立空军基地。但是我得到的回报是什么呢？2001年底到2002年6月份，美国正式退出反导谈判。什么意思呢？本来美苏是核武器的手，冷战阶段主要侧重于进攻性战略核武器，但到了冷战末年，里根发明了星球大战计划，他认为核武器可以防范的，用地空或海空做成一道屏障来对付外部飞过来的核武器，就是所谓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就变成了现在反导系统的前身，就是防御性战略武器。冷战时期，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已经减少了很多了，美苏之间取得了很大的妥协。但是当冷战结束，俄罗斯还根本不具备实力发展防御性战略武器的时候，美国说我们要发展，你不发展是你的事，你没有能力了，我怎么能不发展呢？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要发展，我当

然不跟你谈了，就退出谈判。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光是失去了原来核大国的脸面，更重要的是等于砍了它一个臂膀，就是说，你今后在防御性战略武器方面将可能出现的大大落后于美国的局面，这是很大的战略落差。从这一点开始，普京说，尽管我当年对维持与美国的关系抱有极大的希望，普京甚至说过要加入北约，普京自己试探过。美国人出的价是什么？现在知道了，美国人出的价是俄罗斯放弃所有战略核潜艇。你说俄国做得到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2001年底到2002年6月，美国退出反导就成为冷战后俄罗斯和西方处于胶着甚至对抗状态的导火线，这里还不说北约东扩这些事，这是普京本人亲口所讲的。所以我觉得乌克兰危机的问题，不是说东部地区我撤兵，你也撤兵，或者让东部地区有一定的自治权，这些都是小问题，这个问题都好商量，关键还是整个冷战后的国际体制、战略格局的安排。俄国人趁着这个机会，把那些陈年旧帐一本一本翻出来，你看着办吧。

所以特朗普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是基于调整对俄关系。但是你这个话出来之后怎么收啊？你不是商人吗，不是很会谈判吗？筹码先甩出来了，甩出来你100%做得到也算了，现在又歪歪斜斜地走的不稳当。所以现在俄国人很担心。俄国朋友前一段时间暗自心喜，天上掉下个大馅饼，特朗普太好了。乌克兰问题解决不了，叙利亚问题单靠战场上的较量没完没了，只有几个大家伙坐在一起出力，才能把这个地区摆平。尽管俄国人正规的表达还是很矜持：看特朗普先生提出什么方案，我们等着。但是私底下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这是机会，这是希望。去年年底，普京宣读了他的新外交战略，普京也是开会，请一大批各个党派的负责人和国家政要全部到场。他讲完之后，日里诺夫斯基和久加诺夫，

这两个人尽管不是正式的反党派，但也不是跟普京完全一伙的，这两个人马上发出声音，说我们俄罗斯在这个时候千万小心啊，不要给人家落下一个印象，美国人一勾引，俄国人马上就上钩。所以政治上，各种党派的存在，有时候至少对普京先生有一个牵制。还有制裁问题，当然这一家伙下去把俄国打的很厉害。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打不死，希望通过制裁把俄国人制服，根本没有门。

另外一个，请大家注意，为什么这次美国的国务卿用的是蒂勒斯？他干了 41 年能源工作，而且是福布斯榜上有名的非常优秀的大企业家。对于俄国和美国之间的能源合作，他是主要的推手，特别是在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岛（库页岛），他是美国能源项目的推手，这一点还可以和美国以后整个国内经济关联起来。我觉得这张牌有意思，透露出什么信息呢，特朗普为什么用蒂勒斯这样一个人？说实话，我觉得蒂勒斯不见得完全是跟着特朗普走的一个人物，你可以想想，41 年的能源从业经历，做过大企业家，当然有他的独立性，对很多问题他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行政上他会执行你的一些东西，但我觉得他肯定有自己的想法。更重要的是，我觉得特朗普也不笨，蒂勒斯的出现对于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的传统能源将在美国经济发展中起什么作用，包括美国怎么利用能源这张新牌，增加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分量，我觉得蒂勒斯的起用是有一定道理的。

调整的阻力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了。光从俄罗斯来说，我觉得已经有过几次类似的调整。不说远的，冷战终结已经将近 30 年了。我就说新世纪以来，普京第一次刚刚上任，911 之后，当时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东西，我认为这是中美俄三边很少有的、大家都非常有聚合力的、相互之间都能互相合作

的短暂的阶段。第一次合作就出现在 911 之后，美国和俄国总的来说不错。小布什说，我从普京这个人的眼神里就能看出他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当然，从眼神里看出什么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后来大家取笑布什，你这个眼神看错了吧？因为他还没有卸任，马上就爆发格鲁吉亚战争。当然这有一个过程。不管怎么说，曾经有过一段谈判的时期，俄罗斯，包括普京本人，都试探过俄罗斯加入北约的可能性。当然我刚才说了，代价太大，等于要拿出你的整个战略潜艇，放弃这支力量，俄国人怎么会同意？这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图 1：冯绍雷教授与前任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

第二次美俄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在 2009 年。美中俄这个主题，我觉得不说是永恒，至少很长阶段都会存在。梅德维杰夫上台，他显然是比普京更接近西方的一个政治家，甚至老普私底下还打过招呼，对于梅德维杰夫期间的所谓重启美俄关系，他说你们不要太当回事。但这一段还是风生水

起。俄国这个国家，你不要小看了，我一直不认为俄国只是一个跟美国对抗的国家。俄国学习西方已经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实际上俄罗斯与西方的接近程度，对西方的了解，甚至国内制度中所浸润的西方因素，比我们要深厚得多。所以上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后，自由主义力量的崛起也不是偶然的。梅德维杰夫大体上也是这批人的后继者，他主张接近美国。当时我觉得奥巴马做错一件事，他非常主动全面地发展和梅德维杰夫的个人关系，有点怠慢老普同志了，这种东西不可以玩的太多。我们怎么感受呢？怎么两位领导人说话的调子不太一样？他们当然不会说完全不一样的话，但是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这就是 2009 年到 2011 年，有两年多的时间，谈了新的美俄战略核武器的消解问题，也谈了美俄之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能源合作、支持俄罗斯发展高新技术等等，当然也是昙花一现，背景很复杂。所以 2013 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而且 2009 年到 2010 年，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发生，俄国人已经觉得大事不妙。所以美俄之间的关系完全受到中东周边、中亚，包括俄罗斯本身所感受到的压力的影响。乌克兰危机发生就是在这样背景之下，乌克兰危机之后持续到现在好几年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乌克兰危机发生恐怕要持续五年，从 2013 年底开始已经三年半过去了，我觉得恐怕还要拖一段。

所以美俄调整关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有所推进，但是总的来说收效甚微。因素当然非常复杂，我刚才讲过的，第一，美俄之间冷战后的一系列大格局谈不拢。第二，美俄两国国内的反差太大了。西方人抱怨俄国 25 年改革没有进步，俄国人抱怨你就是只知道对我施加压力，不体谅我这个国家的困难，这个吵架没完没了。



图 2：冯绍雷教授与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

我这里顺便说一句话，这张照片是我和布热津斯基在 2011 年大会结束时一起拍的照。之前我跟他见过，与他谈的也比较多。当时布热津斯基是最后一个讲话，在他发言的最后一段提出一个建议：“现在是到了我们要建立一个北半球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当然包括俄罗斯，共同建设一个北半球民主共同体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到了。”这个话讲完，他走下台来，我正好在旁边，我们两个人一起进大厅。他主动问我，他说：“冯教授，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的讲话有一点点对中国不友好，甚至有点反华的意思呢？”这样的说法，我一下子觉得有点突然。后来他又讲了一遍。我说：“听起来你这个说法是你的想法，当然可能情况比较复杂，你说北半球国家成立民主共同体，那么其他一些也在学习民主、争取民主的国家，你说怎么办呢？。布热津斯基马上说：“你们中国可以和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

和谁谁谁，组成一个联盟嘛。”我说：“按你的意思，要我们组成这样一个联盟，这个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联盟和你说的联盟之间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啊？”他听到这里，老先生当然是非常严谨的一位学者，他说：“我们今天的讲话就到此为止，请你不要到媒体发表。”他明白的说“请你不要到媒体发表。”很多年过去了，我从来没有在媒体上讲过这句话，一般在非常内部的会上，我偶尔会提到。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西方的精英念念不忘的还是拉帮结派，扎地为营，这个想法还是很牢固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像布热津斯基这样的人。我觉得在俄国和中国之间，他非常明显地倾向中国。他说俄国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是非常有侵犯性的，但他说中国不一样，意思是中国还是好商量的。但是在关键的战略体制安排上，他又会非常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想法。我讲这一点，是说东西方很多关键性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找到破解的方法，看来还是一个问題。这也是前几次俄国和西方之间调节未成的深刻背景。

再稍微具体的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我去年到美国参加一些会，我觉得美国变化很快，甚至觉得和前几年美国的情况不一样。我回来以后公开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把各帮各派对俄国人的想法都写出来。我得到的印象是什么呢？特别是希拉里团队，对普京已经不是批评，而是抨击了，是非常愤怒的大批判。精英、专家、政府机构、各个党派团体的这种情绪非常浓重。原来我的一些老朋友，立场比较温和的那些专家，私底下跟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讲话了。我想在座的朋友，你们大家可以体会，美国国内对俄氛围的毒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下旬有几个美国朋友要过来，因为特朗普上来了，他们又有一些新的想法和空间

了。所以目前特朗普要想调整对俄关系，恐怕这个惯性难以扭转。特朗普团队的班农，听说是一位非常聪明的谋略家，下面有一段扎卡里亚对这个人的评论，这是我最近刚刚读到的：班农的思想是老派的欧洲意识，不相信市场经济，决心维护传统文化和宗教，毫不掩饰地赞美民族主义者和尚武（Bannon represents an older school of European thought that is distrustful of free markets, determined to preserv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religion, and unabashedly celebrates nationalism and martial values.）。

这里我又想进一步深化我的想法当。刚才我说到，特朗普的背景恐怕和文明的定位——强调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这种惯性是有关的。这个话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是不能随便说的，因为会被视为种族歧视。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本书之外，还有一些重要的作品。亨廷顿眼看着美国的拉美裔居民、亚裔居民越来越超过白人，他担心以后美国整个基本制度的变化。文明世界这个概念就跟班农直接有关，他说过，五到十年中美之间必有一战。这个话恐怕也不能太当真，某个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如果都很当真，我们自己会受不了。

弗林的下野，是特朗普挑战对俄政策的第一次惨败，因为弗林绝对是一个重要的推手。现在可以非常确切地说，2016年12月28日，至少那一天，他跟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通了电话，据说前后一共有五次，这是后来据弗林自己说的，谈到了美国要解除对俄制裁的问题。但是突然之间，美国现在冒出一个法来，一般美国人不知道这个事，是1799年颁布的，叫做“LOGAN ACT”，现在一下子成为一个普遍的词语，说当年曾经规定：美国政府以外的人，不能代表

国家去跟他国政府进行谈判，特别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不能这样做。但是弗林做了。这个电话门的事，我觉得还得闹下去，现在议员们在追，首先是迈克·彭斯副总统说他没有去，没有谈过。现在彭斯也给圈进去了。人家就想，特朗普知道吗？特朗普如果知道，他的态度是什么？因为大家可以想象，特朗普不可能不知道。所以这个电话门事件弄下去是没完没了的，旁边希拉里团队高兴的不得了。因为当年弗林批希拉里是一把好手，往狠里打。现在希拉里发了一个推特，说恶有恶报。而且问题还在哪里呢？弗林是目前特朗普团队中，少数比较有丰富政府工作经验的官员，蒂勒斯从来没有从过政。还有一条，据说蒂勒斯和普京关系比较多，但也不见得就是一个亲俄分子。我和普京总统每年谈一次话，你说我是亲俄分子，我也不愿意被这样看，只是有工作关系，会谈一些事。据说是前国务卿赖斯推荐蒂勒斯的，所以洛克菲勒这些老财团的作用还不可小看。

最后我再说几句话，从俄罗斯国内政治经济背景的观察。大家目前在谈一个问题，就是俄国经济是否复苏了？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经济已经普遍出现了比较好的迹象，数据大体上还是可以的，比如 2016 年的 GDP 增长 0.6%，2017 年可能是 1.1%，比俄国本身的估计低一点。俄国比较乐观的看法是今年会是 2%。油价最近基本稳定在 50 美元上下。但是你要知道，乌克兰危机之后，俄国制订预算的石油基价是 40 美元，俄国人心态并不好，把行情看的比较低，当然也是使得俄国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是可预期的。目前它的通胀压到 5% 以下，有的人说恐怕实际还不止。利率控制在 10%。乌克兰危机之后，本来 30 卢布左右兑一个美元，到 2014-2015 年以后，一下子跌到 60，后来上升到 80，

最近这一段回到 60，就是稍微回去了一点，这也被认为是俄国经济反转的依据。人气在上来，股市非常热闹。许多数据表示俄国市场正在重新回暖，数字我不具体念了。半年多前美国竞选，特朗普一篇一篇对俄国的好话抛出来，带动了对俄投资。俄国经济最糟糕的一个领域就是农业，由于西方实行制裁，倒使得俄国农业得到恢复，因为农产品出现进口替代。现在你到超市里面去看，很热闹，五光十色的，不是法国奶酪，不是德国小香肠，而是俄国人自己生产的。老百姓跟我说，味道吃上去差一点，但我们放心，这是我們自己的。

看俄国经济，还真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我觉得它经济的全面复苏还有待时日。我刚才说到普华永道对 2017 年的判断，新经济体的趋势是 3% 以上，俄国今年不过是 1% 多一点，明年也不会太好，有的说 1.7，有的说 1.8。所以俄罗斯这个增长水平，抓手在哪里？看不出来。第二，这是我自己的判断，也是我拜访了许多非常优秀的俄国经济学家之后得出的判断。有一个判断，就是俄国的投资周期是四年见效。比如在危机时期，2014 年 -2015 年初，当时投资非常困难，这样一轮投资的低谷会在四年以后产生结果。就是说，俄国之前的投资会对 2018 年 -2019 年的俄国经济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最后，俄国经济依附能源的经济模式能摆脱得了吗？我告诉大家一句普京自己说过的话：能源依附性经济一定要改，但恐怕这不是十年之内能解决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长远的问题。

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稍微说几句中俄关系。对中俄关系呢，周围有很多说法。英国学者波波罗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吧，绝对是自由派学者，他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

《权宜之计的中俄关系》，认为无非是利益的相互需求。我觉得这位先生尽管话不太好听，但有些话还是刻画得很深入。我个人并不同意这样一种表述，但觉得也反应了一些问题。第二个是罗伯特·卡根，他是新保守主义者。俄国和格鲁吉亚的战争发生在哪一天呢？就在我们奥运会开幕式的那天晚上，趁你普京、小布什、胡锦涛书记都在鸟巢看演出，我在这边捅一刀，打了。2008年8月事发之后，欧洲媒体一片谴责俄国。结果倒是美国驻格鲁吉亚大使来说，我们早就劝格鲁吉亚总统不要轻举妄动，但他还是下手了。格鲁吉亚先动手，被俄国大军赶回格鲁吉亚境内，一败涂地，这是完全料得到的事。我们的奥运会开幕式，大家一定听到海外的许多好评。很多朋友跟我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不得了，我自己到今天都印象很深刻。但是在罗伯特·卡根这位新保守主义专家的口中是：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式和格鲁吉亚战争，这两件事标志着新威权主义联盟已经形成。我们国内有不少同志，包括这几天网上在传阎学通老师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说到中俄要结盟。我觉得中俄还不能结盟。普京就说过，中俄不能结盟。我觉得习近平同志也没有这样的意思吧，恐怕现在至少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能结盟？第一，从理论上说，在和平时期，这种军事结盟一定要非常小心。到战争时期，没有办法，那是要靠朋友帮忙的。你和平时期动辄结盟是有风险的。第二，对于两个大国的结盟，一定要谨慎。不但是你一结盟之后会引起波动，而且你们相互之间就没有问题了？我的一位俄罗斯的老朋友就跟我说，那还是乌克兰危机之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范围的座谈，他说：“中国和俄国之间，我们要合作，但是这两个巨人要是紧紧拥抱在一起，恐怕谁都不会太舒服。”去年5月份，国

务委员戴秉国同志专门上莫斯科，他演讲了一次，露出一句最关键的话：中俄关系发展“上不封顶”。我觉得中国人的想象力的确是很丰富的。



图 3：冯绍雷教授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下面这段东西是我今天读到的，是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的，这个机构很有意思，英国人做的东西我还是比较关注的。有一段话对整个中俄关系的描述真的非常到位。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使中俄自然而然地接近。接近之后呢，俄国人显然在接近中国的过程中失去了两个大国之间的平衡。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非常谨慎、非常务实地处理这种关系，一点也不凭借自己的有利地位玩弄俄国人、怠慢俄国人。所以使得俄国人感觉到，中国人在其困难的时候还是保持了恰如其分的一种关系。我们伸张正义，我们也给予一点

合作，但是我们不选边。在主权领土问题上，说实话我们的说法还是有点保留的。这位专家说，这才是新型的大国关系。我觉得倒也是的。这篇文章比我们国内许多讲中俄关系的文章都到位。他说，中国人，包括俄国人，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有妥协，非常务实地掂量他们能接近到何种程度，过于接近的话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所以他们始终用一个词“有限度的伙伴关系”。这句话，这篇文章讲的更透。

所以我们今天讲中俄关系，我觉得，第一，我们要侧重于搞建设。对于战略竞争，我们要尽量压低这一因素的干扰。所以我比较主张，中俄之间应该更强调现代化的伙伴关系。第二，中美俄，既然特朗普表示要调整对俄关系，那就把美俄关系调整到正常状态。我相信，中俄关系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害。你可以看普京最近的表达，而且有几次我也在场。去年10月底的瓦尔代会议上，我问普京：“国际社会经历过那么多坎坷，人类共同体遭受那么多的磨难，维也纳会议、雅尔塔会议制定了相应的国际体制，总统你看今后的国际体制比较接近于哪一类？”他一面听，一面在笑。他私底下一直有一句话，这个会上的人提问题总是挖空心思想要向他掏一点什么东西出来。他的回答，我觉得也是一句普通的话，但是讲出了一些他的想法。他说：“我认为，世界变化那么大，今后的国际体制不可能跟以前任何一种体制完全相似。它一定是跟以前有关系，但是会有比较大的改变、转型，是一种全新的国际体制。”我说：“总统先生，你对中美俄关系什么看法呢？”他的回答是，中美俄之间的关系一定要是一个互利的、互相尊重的一种关系。这句话听上去是一句官话，但是后来我注意到，俄国官方口径用的都是这个基调。

最后，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一个机会。我们向欧亚大陆内部的开放，可能比八九十年代向西方的开放更难。但是，中国真的要成为一个全球角色，要有所担当，这一步恐怕也是必须跨过去的。所以“一带一路”这件事呢，我觉得真值得我们好好琢磨。因为时间关系，我就先向大家报告到这里，浪费大家的时间了，谢谢大家有耐心听完。

乔依德：非常感谢冯教授的精彩演讲。他从全球不确定性的挑战开始讲，然后讲到中美俄的关系。大家可以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作为一个俄罗斯问题专家，有很多信息和视角是我们以往比较少接触到的。现在社会当中，信息来源是比较多的，来自于欧美的比较多，对于俄罗斯方面的关注比较少，所以他今天给我们讲中俄关系特别有意义。下面我们还有一些提问的时间，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冯教授也非常愿意和大家一起探讨，我们沙龙的一个特点就是有更多的时间讨论。谁先开始啊？

陈伟恕：冯教授是我们国内著名的俄国专家，我们多年没有听你讨论问题了。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特朗普现在跟俄国搞缓和关系策略，从俄国来讲，起码好处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制裁放松。但是现在南海问题，美国越来越强硬对待。你看，从俄罗斯内部情况来看，一旦中美，包括中日，在南海的冲突尖锐化，甚至出现一定程度冲突的话，俄罗斯可能会采取什么态度？因为它在西边的利益是明显的，它的牌会怎么打？谢谢。

冯绍雷：谢谢陈老师的问题，这恐怕也是中美俄关系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大概是2012年，钓鱼岛形势开始紧张，一直到后来南海出现一些波动。我记得当时俄国方面的反响，今天我们也要做一个对照。当时他们比较多的学者认

为，这次中国搞砸了，中美有可能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冲突，俄国人将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尽管中俄之间当时还是非常接近，但我可以感觉到，俄方多数的声音倾向于俄国这次可以作为大国来调节中美之间的问题了。去年下半年以后，随着特朗普一波一波对中国的批评，包括希拉里的腔调也不好，眼看中美关系在新一轮选举之后可能进入比较麻烦的时期。特别是在国际海洋法庭公布结果之后，各国的政治家、媒体，都发表过一些说法。普京也有过一个说法，普京的表态是，希望中国跟有关国家能够处理好有关领土和边界争端的问题，保持地区的稳定。这个话当然还是跟中国的立场比较接近的。但是后来有一次在莫斯科，去年夏秋之交，有一个不是一般的人，对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评价，他认为我们过分强调了俄罗斯和中方立场的一致性。他说，实际上我们的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在这样的地区冲突中不选边。这就是他的立场。特朗普当选之后，我跟俄方一些相当关键的学者，在不同的地方，包括日本、韩国、上海，有过一些接触。我觉得他们的基调就是中俄之间不结盟，并且希望中美之间不要迎面相撞，你们千万不要发生什么冲突。我想接下来的话，可能是他们不敢说的——你们有什么事，我们可担当不了。不选边这个立场，恐怕是他们的一条红线。

美国方面呢？美国方面非常老资格的一些专家现在有微信，微信通话比较方便一点。他们就跟我说要请我去一次，后来我没有去。有一个新机构，我原来不知道，后来我们美国问题的前辈说这是一个老机构，非常老的专家在里面，各个政府部门的智库都在里面。后来私底下有一个朋友，是咱们华人学者，跟我讲：“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中美一旦发生战争，俄国人是否出手？”现在说不清楚，一

定要我做判断，我觉得俄国方面维持不选边。

王世豪：谢谢冯老师精彩的演讲。我想是这样的，今天这个题目呢，确实事关中国的国运问题。所以我想稍微展望一下长一点的时间。从百年历史来看，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美俄中日。由于历史地理，使我们四个国家不可避免地挤压在东北亚这个区域里。从上世纪 30 年代开始，1930 年 -1950 年，这四个国家的关系是三对一，美国、中国、俄国联合打日本，结果日本输了。1950 年 -1970 年，中苏结盟，美日结盟，二对二，保持平衡。但是 1969 年中苏吵架，打破了平衡，1970 年 -1990 年，又是 20 年，又形成了三对一，美中日联合打苏联，苏联崩溃。1990 年到现在，我的判断是，美日一直结盟。但是随着中国的强大，美国现在逐步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所以奥巴马上台后说，在国际上，美国绝不做老二，美国领导世界绝对比中国强的。现在它有了一个契机，特朗普上台以后，美俄日会不会形成一种对中的三对一的局面？这是对中国国运很不利的局面。当然中国不可能让它形成，但历史有时候是不可抗拒的，现在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要抢它老大的位置。你展望一下 10 年，再远很难讲。过去的 100 年，四个国家的关系一直在变，现在美日肯定连在一起。如果美国现在很想把苏联拉过去，中国的命运将会怎么样？

冯绍雷：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除了依靠现在人的智慧，恐怕要借助我们古人，比如通过周易来推算以后，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这边还是尽我所能，提供一些说法。第一，你刚才讲到四家，我现在还是讲三家。我这几天翻看材料，布热津斯基同样的话又说了，现在已经不讲北方民主共同体了，而是讲中美俄三家模

式。布热津斯基这个话不是今天说的，他在 2013 年 11 月份有一个新书首发会，我看到过一篇英文的报道，当时老先生就讲这句话，中美俄。

实言相告，我也的确认为，中美俄三家可能会成为国际政治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角色。为什么没有讲日本？因为这里面，包括咱们普京同志说过一句话，世界上真正独立的大国外交只有三家，最多三家半，就是美国、中国、俄罗斯，加上半个印度，其他都是跟着的。他这句话里特别批评欧洲。美国当然不用说，中国目前老二也不用多说。有一度俄国军方内部请我去谈，有几个朋友说，俄国现在不过是一个沙特阿拉伯那样的角色。但是到了叙利亚战争之后，你可以看到，它不仅仅是一个沙特阿拉伯，它还有全球的影响。当然我不希望大家高估俄国，尽管我是从事俄国研究的，但是我绝对不希望太高估俄国。俄国是什么角色呢？现在能跟美国叫阵的武装力量只有俄国。可能我们速度很快地在赶上，但是打仗这个事，人家参加了一战二战，俄国人第一次参加欧洲大战在 17 世纪就开始了，拿破仑的时候，俄国已经作为欧洲大国去安排国际次序了。我稍微强调一下，俄国不能小看，而且俄国还有一个定位，它不是想协调中美之间的关系吗？因为它也的确是一个文明大国，既学习西方，但是一大半在亚洲，它说我是东西方，两边都管。所以这种角色，使得它既是一个西方先进文明的追随者，但是相当多的时候又成为一个西方进程的反叛者，最大的造反派是它。而且这股不可压抑的情绪，现在俄国人这股气还没有消。这股劲头，加上它是一个战斗民族，普京同志为什么这么有凝聚力？他的影响力和这个是有关系的。

好，这个话到这里为止。但是日本呢，我倒是觉得也不

可小看，实际上我觉得欧洲和日本都不可小看，它们不仅仅是地区国家。我还是觉得，关系要调整好，我们不当头，因为有很大的问题在那里。比如前几年说，我们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这个事情好办，脱贫，解决小康。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革命群众把我们推到了领导岗位上，现在好像有点这个意思，那么就看我们自己能不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你以什么方式当这个领导？当领导有像美国这样的当法，也有像普京这样的当法，中国人今后这个角色怎么演？我觉得大有文章，这个也不展开。

这位老师讲的问题，涉及到西太平洋或者亚太地区今后的体制构建，经济、安全体制的构建。目前有几种说法，比如说，我们经常听到东盟和澳大利亚的一些朋友提出中美划一条线，划分势力范围，这是一种说法。我的俄国朋友经常出一些主意，他们肯定要介入，这个不言而喻，最近在亚洲的动向很清楚。俄国朋友的说法比较多地倾向于 OSCE（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其前身是 1975 年成立的欧安会），就是运用欧安会的方式。欧安会曾在 1970 年代把美国、苏联、加拿大等搞在一起，旨在解决当时的安全问题。当然这个体制并没有解决问题，苏联解体了，但是一度有这么 20 来年的缓和，也算是一个功劳吧。OSCE 这套东西主要解决什么呢？解决政治相互确认。当时这个体制确认，东德是属于苏联的，这还是基辛格的时候。所以苏联不搞军事扩张了，不跟你对抗了，曾经一度有过这样的作用，缓和嘛。他们希望 OSCE 解决亚太地区的缓和问题。我告诉这位朋友，亚太和欧洲不一样，亚洲更多元化，更加具有开放性。一方面，谁都回避不了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另一方面，亚洲这个地区没有经历过欧洲的所谓北约东扩、欧盟东扩、大规模的地缘

政治变动，亚洲没有。大家还比较客气，没有打到家门口来，没有乌克兰危机，我们还有机会好好谈。但是有一条，不管是 OSCE，还是地缘政治切割，我觉得恐怕有一条：大国的崛起离不开一个和谐的国际氛围。所以现在搞“一带一路”，我觉得是非常聪明的办法。我们得益于全球化，今天做点回报，甚至做点奉献，同时通过这个过程一步一步地推进地区构建，我觉得“一带一路”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它不提出任何明确的地区体制构建，但实际上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为什么呢？我们吸取乌克兰危机的教训，乌克兰危机发生在哪里？俄罗斯说，我要搞欧亚经济联盟，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都弄进去。西方人说，你们又在搞前苏联。欧盟方面对于乌克兰提出要加入欧盟，表示欢迎；对于乌克兰要加入北约，也表示欢迎。你说单单把欧盟拿出来，北约拿出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俄国的欧亚经济联盟有没有它存在的理由？都有它存在的理由，都是讲的堂堂正正的，但碰到一个地方，对不起，碰撞了。我们要吸取这种教训。太多的地区构建，峰会满天飞，结果还是打起来了。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的聪明之处在于我们是以一个项目推动引领这样一个国际经济合作方式。我们不搞成型的、地区性的一整套构想，我们也不搞排他性的区域体制，而是比较务实的推动。当然这个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好在中国人因为是吃素的，耐心比较好，国家也比较大，人口也比较多，内部有回旋余地。所以我觉得，反正来日方长，一步一步走，解决你所说的大国竞争的问题。

乔依德：还有谁有问题？

左学金：很简单的问题，“一带一路”俄罗斯骨子里是反对的，特别是中国在中西部投资贸易扩大了影响。对于

“一带一路”和俄罗斯的关系，你感觉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

冯绍雷：跟高手交往，就是有这点好处，能让你思考更有意思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所以我非常关注。第一次是2014年，习主席参加莫斯科冬奥会。因为2013年9月，习主席已经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一带一路”。提出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像你说的，俄国人的反响非常强烈，我们已经有上合组织了，你搞这个东西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地方，你怎么进来呢？这半年呢，有点鸡飞狗跳，情绪非常激烈。当然我们尽我们的努力做工作。但是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是2014年的2月6号，那天早上我打开电视，就急着看习普有没有见面，“一带一路”这事要有说法，显然是逃不掉的，老百姓都等着。我非常高兴的是，普京宣布，他非常积极地回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方案。我们也表示，要支持俄国的欧亚经济联盟这个做法。这是一个节点。

然后比较关键的是2016年6月的彼得堡经济峰会，普京又提出一个新想法，大欧亚伙伴关系。大欧亚伙伴关系厉害了，不局限于前苏联这些国家，还包括东盟，特别强调东盟，包括日本，不排斥欧洲，美国没有提。什么叫大欧亚？前苏联这一块，俄国当然是一个中心，但是他们要发挥东西方间的桥梁作用，要和中国合作，也和日本合作，西欧也不放弃。它提欧亚经济联盟，我们提“一带一路”，它又提大欧亚伙伴关系，盖在你上面，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刚刚俄国回来，我知道很多内情，当然我们和各方面沟通，和领导也提一些想法，其中就是2016年下半年出现的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俄国不是有三套车嘛，三套车上有一个用来套住马的架子，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区域化主张，但是

我们要对接，要协调。中俄之间每逢各自的区域计划出现碰撞的时候，他们总会想出很务实的办法来化解，把两件事搞在一起，就是做出政治妥协。

这个路能不能走得下去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这是最好的出路。我们有朋友提出，上合组织中国要做老大，要让俄国人坐到第二把交椅。我说，这个话题出来，它已经心神不定了，你真不能说这个话。有人说，干脆让上合组织搁浅，不要那些东西了。我说，不行。实际上我们和这个地区的交往，特别是多边的交往，我们没什么渠道，已经有的东西再放弃的话，如果我们和北方有事了，那就有大麻烦了，而且现在也不是没有问题。举个例子，最近中亚的朋友非常积极，俄国人非常紧张，为什么呢？“一带一路”计划里面，我们比较把中亚看作是重点国家，我们跟中亚谈，大量投资过去，他们最欢迎这个了。但是我们国内有一些朋友也出现一些立场的分歧，有些人比较支持中亚，不管俄国。但是俄国朋友也传来一句话，“冯教授，我带个信给你，中亚有些朋友要挑拨我们中俄关系！”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尽管我们说话小心，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和普京强调对接，目前为止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两个大老板坐在一起谈，后面鸡零狗碎的那些事大家都好商量，没有政治框架真的要麻烦。所以这个路要走通是很难的。

但是你要看到，咱们俄国朋友也不是没有改变。你刚才说到宽轨、窄轨，他知道你们中国人要面子，比如咱们外交部办具体事的同志也有 GDP 指标，人家也要交帐。俄国人让出一块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同意在那边修窄轨铁路，专门让货运到东北，当然这个水平不高，仅此而已，就这么一

段。但是他释放了一个好意啊，你说俄国人宽轨不让窄轨，我现在让你一段，就这么一小段。另外，更成气候的是中蒙俄三边外交，蒙古同意让中国的窄轨铁路修到它纵深地带的矿场。中国人进去，俄国人当然紧张了。但是对于俄国和蒙古，我们再进一步做出各种补偿性的措施，比如说，我们的渤海湾港口，给蒙古和俄国合作的那些货作进入港口，通过这样的妥协来解决我们最敏感的一些问题。我大体上做这样的情况描绘，还真的是很复杂。所以我说，像这个地方的开放，比向美国开放，难度可能更高一点。

乔依德：我提一个问题，刚才在陈教授提的问题中有回答了，在回答当中呢，我想到一些事情。第一个，我再确认一下，我记得好像在去年还是前年，俄罗斯对南海问题有一个表态，认为另外国家不要干预，对这个表态中国是比较感激的。这个表态是不是跟当时美国和俄罗斯关系紧张对这个背景有关系？最主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从你刚才回答当中得知，俄罗斯非常小心，就是南海问题他不站边。我想到你可能也知道，在民间，在微信群里，对苏联的看法应该说比较负面，历史上老毛子侵占我们土地啊，每次和俄罗斯打交道中国总归吃亏等等。从你讲的当中也有点这个感觉，中国和美国闹了，俄国在当中可能占一些便宜。倒过来，我们国内有一些人会有靠俄罗斯这个想法，包括你讲的阎学通说跟俄罗斯联盟。这个想法可以说有一点幼稚，或者说不够有前瞻性。后面的问题，我是最关心的。

冯绍雷：阎学通老师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老师，也是当年伯克利的高材生。他从现实主义这个角度出发，会比较多地考虑到结盟关系，从一个权力构架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刚才讲到过一个意思，就是说在和平时期结盟要非常小心。

我的理由是两条，第一，和平时期，你不要破坏整个和平环境，不要妨碍和平环境。第二，特别是大国的结盟，更要小心。但是我还是要说，不排除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在战争条件之下，我觉得咱们还是要靠铁杆朋友。如果一旦有事，真的要干起来了，战争条件之下我觉得这又另当别论。所以中俄之间今后会是怎样的一种组合，我觉得要看情况。如果中国真的受到无端干扰和危害了，我们不排除找一些朋友。我对结盟的问题，战时和平时时期，是有区分的。但是我还是强调，结盟要非常小心。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前，1907-1908年的时候，法国、英国、日本到处结盟，而且今天跟你结盟，明天又跟他的朋友或对手结盟，搞得一塌糊涂，这才最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乱结盟是危险的，所以我比较主张谨慎。当然，不排除战争时期，我们必须要有有一些可靠的朋友，这是需要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乔老师你提到一个非常确切的讯息，当时俄方的表达就是说，域外国家不得干预等等。即使这样的表达，依然没有排除俄国基本上不选边的立场。这是俄国官方负责的人私底下跟我说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但是我还要讲另一面，我们看最近 10 多年，中俄关系发展历程当中，恰恰相反，许多场合是俄国相当主动地在安全问题上跟着我国走。军事演习，我们有的时候还掂量掂量，比如东海、黄海敏感地区的军事演习，俄国人非常主动。我刚刚参加军科院的论坛，其中有一个插曲，中俄今年反导计算机模拟演习，听上去很厉害吧？在那边有一个小范围的新闻发布会，俄国总参谋部和我们军方相应人员介绍，今年和明年的反导计算机模拟演习的安排。我们这样听听，以为中俄安全合作已经不得了了。但是很抱歉，你去翻翻北约的年报，

2013 年北约国家和俄罗斯同样进行过反导系统的计算机模拟演练，白纸黑字。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俄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战略伙伴。但是另一方面，国际交往中它会运用很多经验，它毕竟曾经是超级大国，它玩这些东西毕竟更有经验。所以一方面我们非常诚恳地处理好这些关系，同时我觉得，不光特朗普要学习，我们也要多学习。

乔依德：中国老百姓有一点担心自己被人家玩弄，主要是担心这个问题。时间不早了，今天讲的很长，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冯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今天的沙龙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参与。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